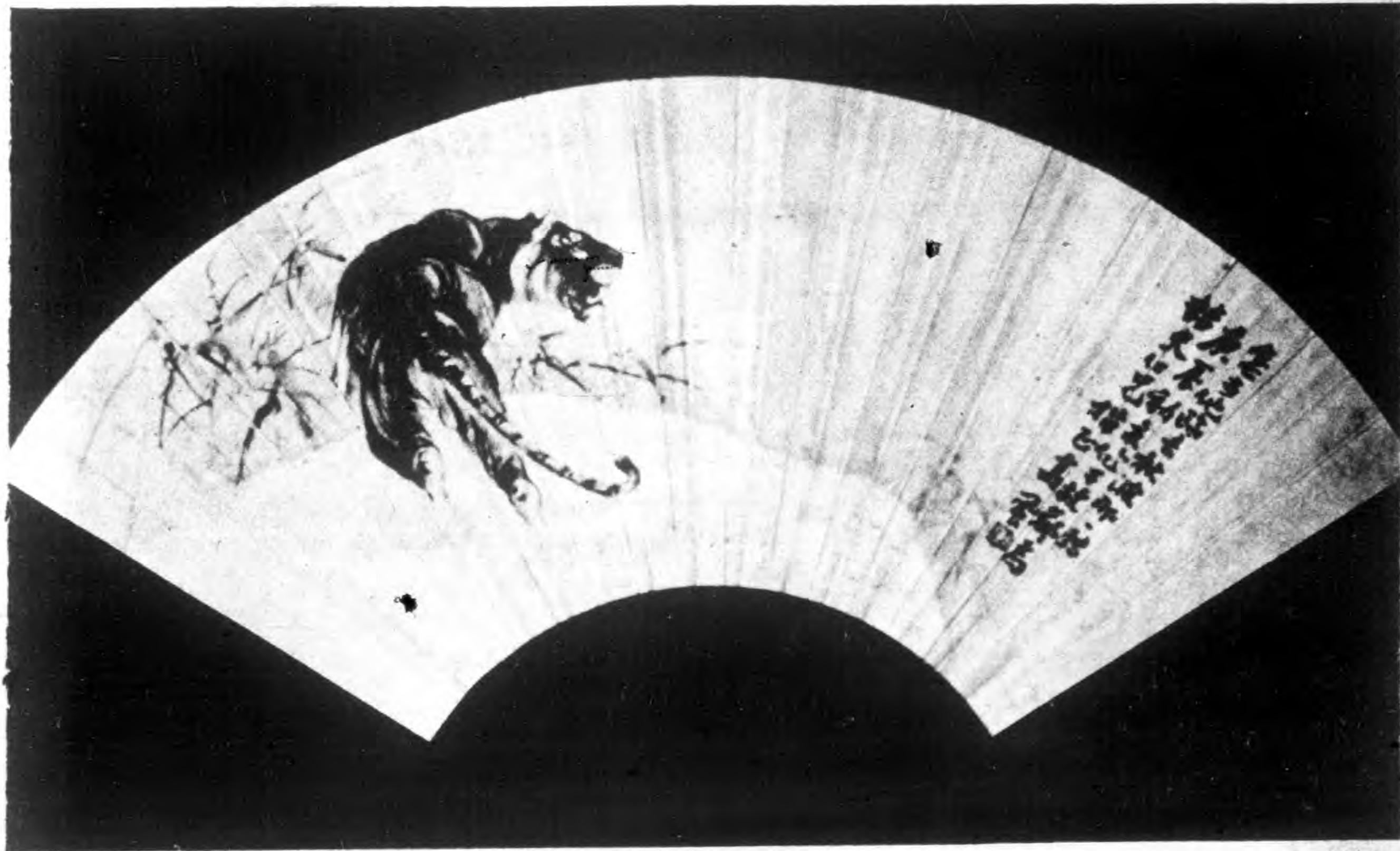


8-SEP-1940

全家福





虎

高風畫扇

全家福風景線

經過編輯事務會議決定，雜文欄名義改為「創作」，容納一切創作文字。

× × ×

創作欄，潘中一先生的「小景」，和羅的海先生的「此恨綿綿」，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 × ×

潘中一先生為華北某大報編輯，其編輯之刊物，因編輯手法新穎，頗博好評，近蒙先生允許，此後常為本刊幫忙，深為榮幸！

× × ×

羅的海先生是本刊最近發掘的一位無名青年作家，以其文筆的細膩，構思的縝密，寓意的深刻，意想於文藝上當有相當的煥發，或不至長久埋沒。

× × ×

冗長乏味的稿件請不要寄給本刊，沒有寫完的文章請不要寄給本刊，希作者諸君注意！

× × ×

讀完學生之頁裡傅兵君的「生之哀歌」，你會在靜想裏看見作者的一雙憂鬱眼睛。尤其是那一個突變的結尾，會使你心裏加上無限的創痕。

× × ×

學生之頁裡的金德君和藍鵲君是天津工商附中的兩位同學，像這樣年青而肯幹的作者，我們應該給他們一點鼓勵。

× × ×

電影欄裏「現在的狄安娜小姐」的作者，他最歡喜狄安娜，狄安娜的影片放映，那不用說一定要看的了，就是她的私生活也關心到非常的細微，說來這個小姑娘也真够紅的，莫怪要瘋狂了青年的影迷們！聽到她將要做別人的太太，影迷們將作何感想呢？

× × ×

妃麗君譯的電影小說「初戀」到這一期結束了。以後仍請妃麗君繼續翻譯。

× × ×

婦女與家庭欄這一期我們又獲得一篇珍品，張程施君淑的忠實自供，將給忽略了婚姻的本質的婦女們一個糾正。

× × ×

婦女與家庭裏的趣味遊戲，雖說是遊戲，其實是常識。固然這裡所說的不見得完全都對，但這是從平常觀察的經驗得來，決不是平空假設出來的。

(呂人)



二卷七期目錄

封面：高風設計
(照片：馬李若梅女士·傅兵贈)

全家福風景線

創作

小景 潘中一
濁流 魏藍生
海環 魏藍生
沙環 魏藍生
零札 魏藍生
此恨綿綿 羅的海
淡風 徐行
藝術介紹：保羅·塞尙
學生之頁 傅君兵
生之哀歌 傅君兵
交朋友的哀歌 傅君兵

電影

遊子心 藍德
捉蝴蝶 藍德
詩二章 藍德
現在的狄安娜小姐 李麗芬
齊魯毅然脫離影界 李麗芬
初戀(電影小說) 李麗芬
藝術 妃麗君譯
安江·高風·白雪·勝文
婦女與家庭 張程施君淑
再醮 張程施君淑
從家庭到學校 張程施君淑
女孩子的通病 張程施君淑
保護你的牙齒 張程施君淑
母親讀本 張程施君淑
趣味遊戲 張程施君淑

漫畫

行道·張會桓·榴火·季淮·羅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漫畫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小讀者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分手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車夫自述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乞巧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綠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容易弄錯的字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兒童自由畫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小說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渣滓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柴米夫妻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零葉秋風錄 琳·黃冠康·啓航·禿阿三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外埠加郵一分)

編輯：全家福編輯部
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發行：全家福雜誌社
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小

景

潘一中 註

從百葉窗外篩進來的月光是灰青的。面窗一個個頗長個子的年青人，僅穿着一幅三角巾的結實身子在篩進來的斑碎月光下木立，身上有紋絡如一匹斑馬。

俄爾，他猝然將窗子開啟，月色即刻湧滿他的身子。皮膚是黝黑的，結實得發着光，拌上月色顯着進於棕褐顏色。他把一條腿屈跨到窗台子上。手中還提着一柄 GUITAR。

那東西瑟瑟一聲，像忽然撩起那年青人的厭惡，一下子近乎拋棄式的被放置到窗台子上富裕的地方了。大屋子有爲這琤琮一响的共鳴，空虛而幽獨。

年青人不說話，棕褐色的臉上完全空虛冷落，張大眸子仰頭看月亮。月亮是五月夜裡的月亮，有軟軟的風，樓前一棵熱帶味兒的椿樹，美麗葉子擺呀擺的。

久而又久。椿樹美麗葉子擺呀擺的，風軟軟吹着，月亮漸的越高。於是年青人輕嘸嘸口氣，（遐想得久了，則嘸嘸口氣是排遣的）他在就子擺呀擺的。

近身子的一條琴絃上面慵然的撥弄着，一下，兩下，沉重而緩慢！

BENGL—BENGL—BENGL
忽然，對面約三五十米遙遠的小樓上，一面精巧的細窗子裡忽然亮起了綠綠的燈光。隨即有一條標致的影子在窗上閃，又一隻纖纖的手的纖纖的影子在窗心叩着，那小窗就劃然開了。

「真好月亮呀！」聲音嬌得像歌，一種小天靈鳥高興時唱的。年青人只見一個背光的標致頭型的輪廓，背景是像絨一樣的綠。晚風撩擾上那少婦的鬢髮，彷彿有淡香蕩漾了……

「YEA，」年青人驀然答覆那聲小天靈鳥的歌兒。又很快明白這真是個陌生的冒失，就又一陣嘖嘖的撥弄起來那條絃。那婦人倒嬌嬌的笑了，她身旁不什麼時候又添上來一個小小女孩子。

那婦人看那天，頭有風度的點幾下，像是數星星。又低首輕輕的對那小女孩子耳語：「那小豹子又回憶他自個兒的故事呢！」

晚風殷勤，把這聲音縷縷帶給那年青孩子，年青人倒不免越憫悵了。厭煩的用大眼睛尋找那撩人的話語，眼睫毛上挑着熱情的憂鬱。但是只一會兒，這年青人就恢復了他的驕傲的矜持，倒佻皮的爲那女的緩唱起來那一支「晚安，夫人！」

在晚風中，在五月夜裡灰青的月光中，那聲音馥郁溫醇，優柔且反覆，那婦人彷彿羞了，將頭臉掩盡窗子。

年青人歌越唱越溜，且漸一面用琴音伴奏起來，馥郁溫醇，優柔且反覆。到後來那女孩子聽得怔了，年青人却停住歌聲，涎着臉向那女孩子揚手，很重很重在琴絃上面一撥，那麼嘲笑的一聲：「BENGL—」

小女孩子顯然遭受了突如的戲謔，很快把伏在窗台上的身子立起來，擡起口脣用指頭一撥：「BER！」又輕又脆。那麼佻皮又那麼活潑的把身子一扭，窗子隨即閉上了。跟着是這年青人一陣子勝利的笑。

可是可是，被闔閣到窗子外邊的乃是一些空虛，年青人又不甘於這片空虛了。於是他更幽獨的，索性彈起來他的六絃琴。手在絃上面飛舞，絃上面跳躍着銀色的光芒，銀色的聲音，琤琮的，帶着水滑而嬌娜的尾巴。

對面綠的窗子裡面的標致的影子又附在綠的窗帶上面，低着首，幽嫺且美麗，年青人在那影子的主人身上開始一些美麗的遐想了——想親她呢？還是想把她挽在臂灣上像挽着一束美麗的百合花

濁流

材生

烏黑的狂浪，打在一角潛伏的巖石上，發出激動的「沙沙」的聲響，在神祕的訴說着，這是一個濁流的淵源，人生的罪惡，完全在濁流上旋轉着展露着。

躑躅在這平沙上濁流旁，心在顫動，腦袋像要炸裂似的，而更印上了一絲污痕，恐怖的幻想。我赤裸裸的來到人間，就這樣赤裸裸的回去嗎？這是辦不到的；我應當努力，應當創造，用我的理智的長矛，與百折不回的意志；來招迎這逆流。

濁流兩旁滿佈着黃沙，白草，黑石，還有怪異的樹：此外天上赫紫色的惡雲，竄飛不停的毛頭應，牠那聲聲聽了刺人的嗥叫，真比杜鵑的啼血，還悲慟怕人哩！

滿佈着罪惡的周圍的我，算是處在另一個世界了。痛悔和怨恨的化合，成了唯一的酸素淚水。終於又回到那沈思的境界中，回顧那快樂的園林，美麗的童年生活。不過加一個念合而成泡影，一展眼的過去了。

濁流的浪花濺的很高，如怒馬奔馳相挫激蕩，天上赫紫色的惡雲，變成了一幅描寫慘殘的社會的人海圖案，將要降落了下來，墨森森的樹林，起了巨風，呼呼怒號，毛頭鷹提高了嗓子，在唱着天滅人亡的哀曲，居此刺激異境我是怎樣的處理自己，又怎樣向前邁開步伐？

我所盼望的救星——白衣天使，用她純潔的聖

海

魏 藍

我愛海，像我愛着我神妙的理想一樣，我的理想誘導着我的心，雖然是處在這樣枯寂的生活裏，我却還能鼓着勇氣，就仰賴着那無限的神妙的理想所誘導的心情。是的，我愛海，在枯寂的沙丘上，我也時刻做着海的夢，這靈妙的夢境裏撫摸過海的手。

我愛海，潮時的濤浪唱着悲壯的歌，汐時波流吟着深沉的詩句，爲了我心裡也有着無限這樣的悲壯和深沉，我常願留在海濱，伴着可愛的海。

爲了愛海，我愛記憶裏的這天海相連的地方，是啊！爲了愛海，我還愛着沙灘，沙灘上印下我青春的足跡，海爲我奏着懷鄉之歌！爲了愛海，我更羨慕海鷗和水手海鷗會飛進我的詩篇；水手却永遠睡在我少年時代的故事裏。

永遠不能磨滅的，那是第一次我懷着好奇的心情住在有海的地方，在雲臺山麓半年，半年來我沒有間隔過一日，一天兩次看望：早晨，我披着熹光前往，我站在礁石上，眺望那遼闊的遠方，濤浪在我的腳下，勇敢的擊着礁石，濺起無數的浪花，我感覺到這是一個悲壯雄偉的事跡，濤浪固然濺散成白花在礁石邊消滅了，但海依然激盪着波浪，波浪仍舊終日怒吼的奔放，千百年來礁石上却已留下了被侵蝕的痕跡，一股雄壯的毅力緊張了我的心情，這時候我帶着濃滿身的鹹腥氣味的水點走回去。我一天工作都會在高高興興裏辦完。黃昏，我抱着一天工作的疲憊走向海濱，坐在礁石上聽着海水的低吟，讀着懷念我的朋友們的來信，和我所懷念着的家鄉的報告，我的熱情濕了我的眼睛；海風拂着我的頭髮，我徘徊在沙灘上，無限的悵惘隨着黃昏而深沉，在這時候梨便帶着報怨跑來，她永遠是冒失地喊着：

「到這時候還不去！」

「……」我向她望一眼，告罪似的低下頭。

「走吧，整天看海，總看不夠！」

「……」我低着頭隨在她身後。

「頂好的鮮蠣子湯都放冷了！」

「你又來海濱敲海蠣子？」我見有隙可擊，於是反問一句。

「……」

其實我並不是唯恐她會和敲海蠣子的姑娘學壞了，我是借來反攻她的責問，兩個人同是出於愛海，才在海濱留連，誰會有什麼錯處呢？

到家裏，重溫熱了蠣子湯，高高興興的吃下晚飯。

半年間，我享盡了海濱的幸福，半年間，海，灌溉給我無限的生之毅力。

海，給我永生不能磨滅的印象，我願常伴着海。

式的散步呢？我們真不知道，但總是那年青人已竟傾心於那一條標致的影子了。久而又久，月亮已竟啣在對面小樓的緣角上。年青人的琴兒也倦了，擦也擦不起。既彈不出人來，且一點回聲也彷彿不可盼望，年青人不免焦急煩索。怔怔看月亮，月亮更見灰白，年青人棕褐胴體木然危坐則像一幢古銅雕像，熱情而憂鬱。

LOVE! I GIVE YOU MY HEART.
IF YOU WILL TAKE THIS GIFT
I BRING YOU TELL ME TO-NIGHT!

月光已爲對面樓頭所掩，小窗燈光就越顯得明媚。但是，最後那燈光也熄滅了，彷彿給予年青人的只是失望，但是這年青人却反爲此歡愉，曉得那窗裡人暗中聽歌，如今却爲歌聲送進夢裡。年青人遂挾起琴，快樂的但是空無所依的向小窗揚揚手，幽默的打着個人的晚安，回歸屋裡。在床畔的小桌上，捻開燈，燈下一件奇異的物件：一個淡藍色的信封上押着一朵鬱金香，裡面呢？裡面素白箋子上面描着淡藍幾個字，是用炭精筆寫的，年青人嫵媚的學着女子喉嚨，讀道：「孤獨的小豹子：不要每夜看月亮，仔細小風和露水啊！睡吧，也許你會有支離的夢。若是高興來，明晚綠色的燈再燃起時，我屋子裡會有一盃櫻桃水給你喝，那是和我的口唇一樣紅的。謝你的歌！」

底下沒有署名，名字是一個新鮮的美麗的口唇印兒。年青人在那上嗅到拂之不去的芬芳。

衣，將這魔影撲滅；更用鼓勵的話來勸勉着。於是我再蠕蠕地整理邁上征途的行裝，離開了這滾滾的墨浪，走出了這悲風慘號的惡林，果然達到了一個畔山臨湖的福地，那裡有着盛開的美花。有着嫩綠的垂柳，有着風平浪靜的湖，在特別的莊嚴中，含着幽靜。

濁流的滔滔駭浪，仍是掀起了無情的巨波，茫無際的黃沙，鬼林，惡鳥，赫色的雲，……處世能力薄弱的青年，可千萬不要陷入這害人的苦海吧！

可怕可憎的濁流，我們只有回避呀！

花環

花草生長的時候。

我採擷一樹早開的紫藤蘿和白洋槐，編結花環。

離開山島而漂泊於遼遠的海洋裡的採珠人，從風暴鯨魚鬚和浪的鞭子下去摘取水底繚繞着寶光的珊瑚珍珠，爲了漁人之女要一個紅玉雕刻的髮飾。

染有血光的珍珠鑲在誰的夜的寶盒上？但，漁人之女已哭瞎了眼睛，有一次採珠人潛進了水底，就沒再上來，海成爲一個人的墳墓了。

紅玉雕刻的髮飾不戴在貧窮漁家婆的沾有海草和鹹味的頭髮上；却綴點了另一群早晨黃昏徘徊在鏡子前顧影自憐的貴婦的髮髻，而那將髮飾插在髮髻上的手也從未受過風箭的射擊和海的鞭子的抽打。

一兩黃金做了愛情上多少交易？出賣了多少靈魂？染有多少生命的血？一顆珍珠後跟有幾串淚？

在月黑風高的夜間，強盜爲了取得一隻鐺子，等不及從手上褪下，就拔出刀砍斷鐺子套着的胳膊，而在另一個柔靜的夜，那強盜又把沾着血蹟的鐺子投贈給他迷戀着的一家小酒店裡的歌女。

因之，我憎惡紅玉珍珠，且莫得意吧？幸福是罪惡的贖主。

我却編結一支花環，給我的愛人做了髮飾。

讓花草自由的生長，我的愛情也自由的生長；一支花環上不能有兩個春天，我的花環也不會留給第二個人。

我們嗅不到古代的花香，千百年後的花草留給千百年後年輕的人，我們是現在生長着的花草的主人。

祝福尋金採珠者，莫再掘死人墳吧！從骷髏上剝取什麼殉葬的珍寶，倒不如在樹蔭下給你所愛的人編一支花環。

畢基初

沙

黃昏

我把心底歌曲，
讓歡喜的淚來代替。

薔薇花上，
開出我五月的人生，
在風雨裏茂盛，
也在風雨裏凋零。

靜靜的夏日裏，
沒有一絲風兒，
怪寂寞的。

風雨之夕，
一朵花兒落了，
換得失了青春的人的一聲太息。

輕輕的風，
飄過了黃昏，黃昏裏綴上幾顆星；
輕輕的風，
飄在我心中，我底心却更沉重。

春風向百花道一聲再見，
燕子對飛絮說一句珍重，
無限聖潔的惜別的深情啊！

請輕一點脚步，
莫驚落了荷葉上的朝露。
清晨的露珠裏爲我留下幾許詩意。

都說睡眠是香甜的，
是怎樣的香甜却無人知道，
睡前是一身疲乏，
醒來有一些輕鬆，
但這是睜着眼睛的時間，
又怎麼能表現了睡眠的香甜！

我有一個寂寞的童年，
像無花果一樣，
在寂寞裏生長，
在寂寞裏作着燦爛的夢想。

慨嘆我失去了的年華，
沒有生一簇草；
沒有開一朵花。
雖然朝露也會爲我晶瑩，
風雨也會爲我飄灑。

「天爲什麼要下雨？」
「是爲了改變天氣。」
「但你的心裏可會凝起陰霾？」
「但我心裏的風却又把陰霾吹去。」

我輕輕的彈去了
衣袖上的一點灰塵，
彈去了我往日的夢影，
彈去了我心中的沉重，
感覺得一身的輕鬆。

請不要因一點細故而悲哭，
請不要爲無由的疑猜而憤怒，
我正爲你的靈魂建築別墅，
在我的心之都，
你看：在我的心田栽滿了菓子樹。

在我的心田嵌上了星，
早晨有露，
露兒爲你結下項上明珠，
夜鶯爲你唱起戀之歌，風兒爲你舞，
請莫要哭，我是爲你而忙碌！

無限的話語，
都放在緘默裏；
無限的相思，
都讓動作來代替。

(我戀上你，你這一點神秘。)

月亮從何處升起？
流星向哪裏飛去？

假如宇宙是他的知己，
爲何不留下一點踪跡！

一盞清苦寒燈，
透出我心裏的一縷微弱的光明。
燈心裏有一點歡欣，
燈花上開無限溫情。

燕子你說些什麼話？
流水你可會有個家？
怎麼沒有回答？
青春少女爲你們失去了年華。

螢火唱一闕點點明亮的戀歌
戀那夏夜裏深沉的黑暗？
戀那夏夜裏無邊的寂寞？

相思在海上，
相思在沙上，
把懷鄉之歌讓海蕩漾，
把憂鬱之情讓沙埋藏。

保羅·賽尚



自畫像·油畫

保羅·賽尚 (Paul Cézanne) 一

八三九年生於法國南部愛克斯城，父為

銀行家，賽尚初年習法律，但不久即轉

入愛克斯城藝術學院學習繪畫，而後到

巴黎去深造，到荷蘭去遊歷，中年後因為不願受一般人不了解的盲目恭維，

和不懂的嘲笑，就毅然的訣離眾人回到他的故鄉孤獨著埋頭苦幹去了，所以

他一生大部份的時間是消磨在愛克斯城附近，他堅強自信和苦幹，終於創立

了後期印象派，給與繪畫界很大

的影響，可惜生前不為一般鑒賞者所了解，一九〇七年卒。

賽尚的作畫態度，是用

感情把對象的性質與精神

抓住，而後，再加以強烈表

現，而畫出的，他的畫不僅



← 賽尚夫人·油畫

↓ 風景·油畫



零札 歸 沈 櫻

負着微醉的酒意，踉蹌地步出朋友的家門。

一塊被拋出了的爛魚骨樣。

昏暗的路燈下，拖着屍體似的，拉着沉重的

腳，邁上歸路。

涼風，一陣陣的吹過，像透穿了我的肚皮，

而後我的脊背。那裏沒有遮攔。

黃昏的夜街，夢般的飄忽啊！

街，淒涼地抹着慘淡的燈光。

狗，在橋堤邊吠着星空。

街燈的光，顛落在死寂的夜色裡，一顆微醉

的心一樣地。

何處是我的歸宿？

眼裡的諸星搖盪着，像自己在旋着。

陋巷裡的年輕塾師

以昔日同居於一個庭院裡，小學時代同窗共

硯，這位年輕的塾師，從小就成為我的朋友了。

雖然彼此思想上始終是不成立友誼的，然而

我同情這麼一個被人世所擯棄了的人兒。

他是一個自幼便毀損了課骨的跛子，這，使

他一生低了頭，使他的人生一直沉淹在暗淡裡。

他作了陋巷的塾師。

那生活，是相同於一隻籠中的鳥兒，每天由

太陽升起直到太陽沉落，總是坐在一間破舊的屋

子裡的一張朽壞了的椅子上，哼着一些爛熟了的

調子。

還有生之歡快嗎？還有生之展望嗎？

年華埋在破爛的調子裡，消逝在古舊的屋頂

下，把一顆跳躍的青春的心按捺着，老了下去。

生活裡沒有哀傷，沒有恨怨。

窮困的辛酸，成年地咽下喉管，窘逼着，在

破爛的蠹虫蛀過的書頁間檢尋着希望……

他也不會覺察自己是在沒落下來了，只是像

注重內容，他不注重形體或注重形體而不注重內容，所以他的作品不拘經那方看來也是諧和，筆觸一筆有一筆的獨立地位，然而絕無散漫或不統一的弊病，他把對象的形體分做很多個不同的平面，而後再用多種不同而調和的色彩組成的。



總之他的個性與自信才

使他得到成就，拋棄先

人一貫的觀念主張，獨

自創建了後期印象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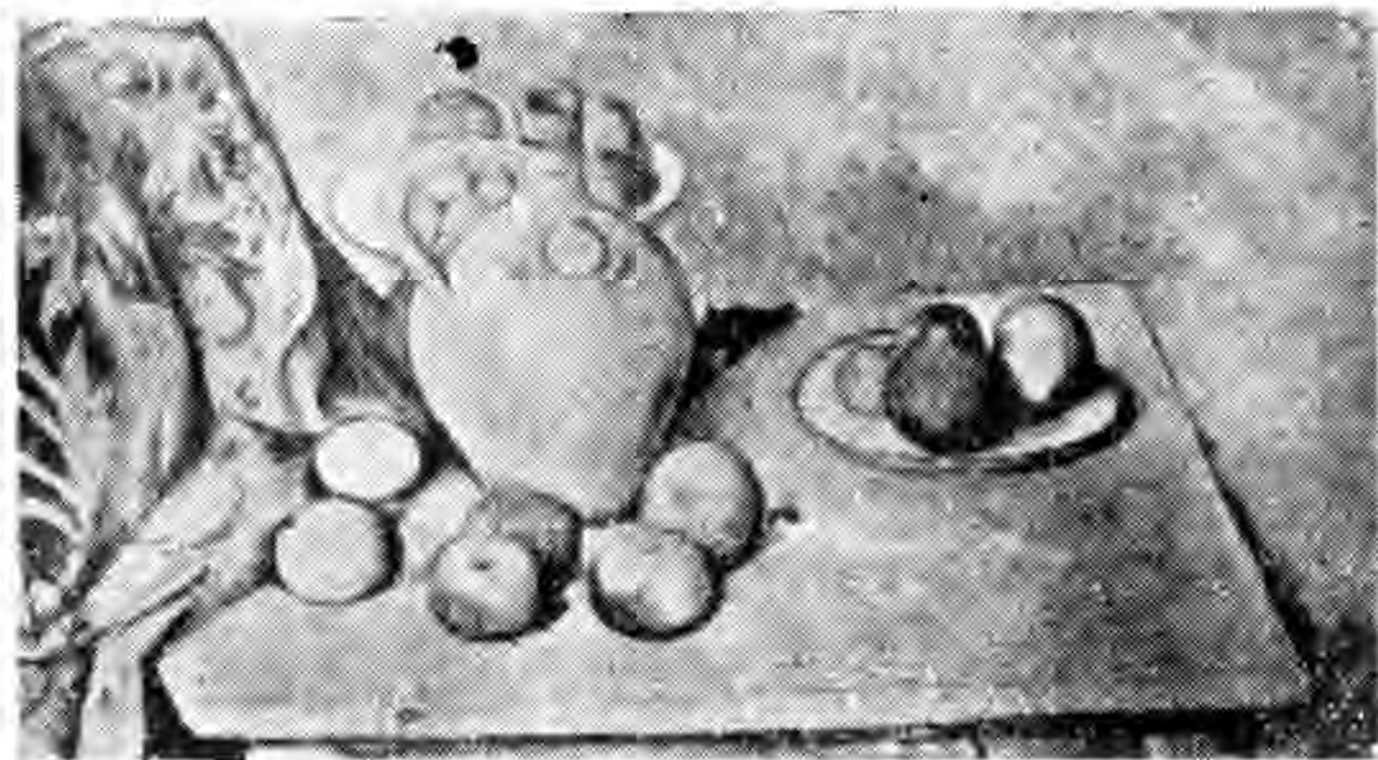
為後人所敬仰。

畫油·靜物·沐浴→

靜物·油畫↓



畫油·物靜



人像·素描→

老頭子似的咒詛着什麼。
沒有了生之掙扎，沒有了生之企圖，僅存的
只有衰痛的咒罵，在心裡。

童年的夢

半空裡，柳絮聯隊在風裡翻飛。
黃昏的笑臉溫暖着人心。
歡躍的孩子們，奔着，跳着，笑着，曬着，
活潑的生命的表現啊！
白衫子，黑裙子，赤裸着踝與腿，在綠茵上

跳動，蹣跚，跑。

一張天真的憨笑的臉，蘋果樣，石榴般。
我的童年的夢之兩翅，靜伏在綠色草茵上
了，感到輕鬆與溫暖。

也許，抑鬱的眸子在笑開了吧？誰會看得見
呢？
一顆陰灰色的心，爬上來一點點螢火大的歡

欣，希望。

（十年後，他們將代替了那些貧弱衰老的起
來，起來重新建造更健康些的世界。）
風輕的吹着草尖，流曳過運動場，溫暖的
空氣裡，盪起一縷清脆的歌聲。

孩子們乃在草地上圍成一個緊湊的圈子。
一顆心，滾熱的心，被拋在圈子的外邊。

終途

還忍心理怨你嗎？

放下了你最後掙扎的一雙顫慄着的手，帶起
一顆沒有留戀的心，默然走了，你默然的走了。

朋友，我還要向你說些什麼呢？……
你的眼簾，人生舞台之幕樣，徐徐閉起來。

你走倦了陰天泥濘的行程，苦痛地枕着灰暗
的在生活，漫長夜，探不着一線光亮，你踟躕
於絕望的終途，自己毀滅了自己。

誠然，你的死滅，比着生活下去還幸福一些
呢！

難道這就是年輕人的心之歸宿嗎？
不！

此恨綿綿

羅的海

不得哭，潛別離！
不得語，暗相思！

兩心之外無人知。

深籠今鎖獨棲鳥，利劍已斷連理枝。

河水縱濁有清日，烏頭雖黑有白時；

惟有潛別與暗離，彼此甘心無後期！

白居易：潛別離

質彬下意識地進進屋裡，靜靜的醉人的春意，沁入他的心脾。房裡飄着花般的粉香，他心裡漾起蕩漾的波紋。

望一下沉睡在紗帳裡的嫂嫂，想忙地把視線移置到壁畫上，梳粧台上……

他不致着，他怕那嬌憨的睡態，會引起一些傷心的事。

在夢裡，嫂嫂輕輕地嘆息着。幽靜的屋子裡，那嘆息是淒涼的，怨慕的。於是質彬的思潮禁不住地澎湃了。

表哥是個商人，他把全付愛情都灌注在金錢上。經營商業，他的私囊一天天的飽滿起來，人也一天天的肥胖起來，可是嫂嫂，却一天天的削瘦下去。

是去年的暑假，無聊賴的質彬在姑母家發見了這個更無聊賴的嫂嫂。於是，他每天都到嫂嫂屋裡閑談，漸漸的，漸漸的，他為嫂嫂抱不平了。

他會這麼想：——如果嫂嫂不會出嫁……然而嫂嫂已是二十五歲了，自己只是十七歲的孩子，……如果……

……但是……他不能想，也不願再想，他只有在深夜為着嫂嫂滴下淚水。

是個悶熱的夏夜，質彬受不住苦熱的煎熬，踱進嫂嫂的院子：嫂嫂站在優揚樹下，滴着淚。無疑，她又在想，想得遠……

因為質彬步伐很輕，嫂嫂並沒有聽見。

「嫂嫂！怎的一個人站在這裡？」

「唔！還沒有睡，弟弟？」

「太熱，悶得很，我知道嫂嫂一定更悶。」

「唔！只有弟弟還記着嫂嫂……」她讓淚珠恣意的滾下來，滴落在腳邊。弟弟的視線跟着她，降下去，發見嫂嫂光着腳背穿着拖鞋，弟弟猜定嫂嫂是由睡床上重又爬起來的。

黑雲跨過月姐，侮辱地影住了她。院裡暗淡下來。

靜了好一會兒，

突然的，「我願早些……死！」

「我不願你說這樣的話，」攀住她的胳膊，「嫂嫂，幹麼，這麼傷心？」

低垂了頭，無限的悲凄，旋着，旋着，較起了淚泉的源頭，雨樣的從眼臉掛落下來，連鼻頭，也垂着一顆晶瑩的淚珠。嫂嫂說不出話來。「屋裡去吧！好嫂嫂！」他牽着她。

兩人默對坐，各自悄悄滴着淚，室裡暗暗的。

月姐擰出烏雲的懷抱，透出笑意來，射進嫂嫂的紗窗裡，把兩條人影舖在地板上。

嫂嫂忍着悲痛，哽咽着告訴弟弟一些些哀傷的事。

弟弟被感動地伏在桌上啜泣起來，不能出聲。到後來，還是嫂嫂噙着淚水勸着弟弟。

「嫂嫂，我不願你說這樣的事，我不願你想這些事。」

「弟！嫂嫂吃一下眼，把淚水掛到睫毛上了，你真疼人！」

絕早，陽光還沒有爬上窗子，質彬便跑到嫂嫂屋裡去，還沒醒轉來的樣子，那裏匆匆。

嫂嫂只穿了件絲質的淺綠內衣，靜在椅上梳梳着頭。

質彬悄悄過去，立在嫂嫂背後，扶了椅背。在鏡中他倆彼此望着，微笑一下頭，笑。

嫂嫂抬起右臂，款款梳着長髮，臂是豐滿的，柔膩的，弟弟隨了嫂嫂的流利，嫺熟的動作，轉動着黑眸。

這姿態，這情景，這幽香，這悠靜，弟弟醉在這裡。

嫂嫂工作告一段落，然而弟弟依然呆立着。

「還望什麼，這麼出神？」嫂嫂有意輕輕撥一下弟弟的下頰。

質彬禁不住羞紅了臉頰。

嫂嫂很快感覺到弟弟有些難堪，忙笑着：「看你的頭髮這麼亂，」用手指替他梳着，「連梳頭都不及梳就跑來看嫂嫂。」弟弟的頭更低了一點，像才作過一件虧心事。「我來替你梳吧！」不容弟弟客氣，嫂嫂已把他推在椅上，嫂嫂站在背後，用梳子梳替他梳。

梳，梳……很經心地。

「仍要小偏分嗎？」在鏡裡嫂嫂對着弟弟笑着。

「隨你的意吧，我，交給你。」望着鏡中的嫂嫂，有意的注視着她。

常是笑着，他們幸福地度過這個暑期。

然而不曾通知嫂嫂，更不會話別，悄悄地，父親帶了質彬到遠處的地方去讀書。

一直到他二十歲。

三四年頭的別離，常常挑撥起他心底舊有的一塊傷痕。他每每用淚水淌出心底的一點哀傷。

每每，烏雲欺壓着月姐，他便憶起故鄉的嫂嫂，她帶着一些些悲凄情緒，站在優揚樹下。

不知嫂嫂的悲痛，已會織補過了沒有，或是依然不住流着眼淚？可是，他失去了傷痛中的安慰，同時，他自己也便失去了一些什麼，在心底。

好像永遠也找不回來他所失去的什麼，他永遠噙着淚水，翻着辛酸。

他曾把一些苦悶的心情塗滿了白紙，但他不能把這紙心思寄發了去，他只好鎮日借酒飲酒，飲酒……把酒癩癩淋着愁苦，那怕愁苦更瀉湧地泛濫。

他憤恨這世界缺陷太多，眼前的，他個人的事就殘破了一角。

他用盡力量將一隻酒杯擱在地上，讓它粉碎。他期望着自己有更大的力量，他期望這世界也像這個杯子。

徐行寫

風濤

人行秋色裡 雁落客愁邊

×
×
趁著同室的虹已竟睡熟，讓我把七年來沉鬱的心情，流洩在這沒有月的靜穆的夜裏吧！

×
×
想來這深長的夜裏你早已竟睡了，你不會再把那遙遠的記憶，和我這個沉默得無聲無臭的人常常來自苦吧？盼望你是睡得很好，沒有什麼會攪擾了你的睡夢！雖然這些年來，我都是在患着失眠，但是我盼望我睡眠時所失掉的安寧，都已放在你的睡眠裏了！這固然是不可能的現象，我却常常這樣的向上帝祈禱着。

也許我的神經有了異樣的變化，近來我每每愛默想一些不可能的事，譬如，有那麼一天，我又重回到我們的鄉下，那是和七年前一樣的日子；不，絕不是的，因為我想象的你在你身邊一同踱步，已不再那麼緊緊的靠着我了，這樣的事情我不難過，因為我知道這你已不是那有生氣的男人的太太，而更是兩個孩子的母親，雖然，我相信，我深深的自信你那過去的青春活躍的心是永遠被我保持着。不是嗎？一個已竟做了母親的女人，是不會再有挽回她從前的青春活躍的心的高興了。

其實，這並沒有什麼，一個人的結婚和不結婚僅僅是形式上的而已，和他的心又有什麼關係呢！近來我常常這樣責問着自己，七年來我沒有給你寫過一個字，我知道你在以爲我是已竟痛恨着你了，可是，七年來，我何嘗有過一個時候在忘掉了你呢！我時時在關心着你的生活，——是的，我向上帝發誓，我並沒有撒謊，我不只於關心你，我一樣沒有惡意的在關心着你的有生氣的丈夫，在你們結婚的第三年他失業一次，那是你的第一個孩子落生的第五天，我很爲你們擔心，雖然我知道暫時你們的生活不會有什麼影響，可是我唯恐這樣的事情對於你會因突來的惡消息而驚嚇成病，我是一直擔心到你很健康的抱着你的寶貴走出醫院來以後，你的有生氣的丈夫得到比從前更好的職業，我才放下了心。——說實話，我是放下了心，而不是在替你們慶幸，你應該不怪我，因爲我應該保持我這一點自私自心。

關於你們的消息的得來，我要感謝我的珍珠，她不斷的把你們的消息傳述給我，一直到去年你的第二個寶貴落生，珍珠是在病中寫了這個消息以後，不久她便死去了。每次想起來，我都是流着淚惋惜她和我一樣的沉鬱而生沉鬱而死，雖然我現在還沉鬱的活着。她的一生都是關心着別人，現在我已竟失掉了一個關心你們的助手。一年來我沒有得到你們的消息，這一年來的苦悶，比起從前聽到你們結婚的消息的時候還要難過。

相信——希望這一年來你們的生活沒有什麼變化！理想你們的生活是很快活的，每當他下班回來的時候，你們倆個煮着兩個小寶貴在吃你們的晚餐，你們是那麼高興的過着你們的日子，誠如你從前所理想着的幸福家庭。——請上帝祝福我這個記憶，祝福我這個永遠忘不掉的記憶。

×
×
今晨我弟到京，帶來一大批朋友們的消息，我們整整談了兩三個鐘頭，他臨別的時候，一定要我送他，在送他的路上，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告訴我前些天他遇見了你，說你雖然沒有過去那麼豐潤，但仍然保持了從前的健康。當然我在聽到關於你的消息，我是異常的興奮。我沒有再等他要求而多添出他一段路。

「你們談話了沒有呢？她是不是領着一個孩子，抱着一個孩子？此外還有別人跟着她？」我是急迫的想知道你的消息，唯恐他的報告會遺漏了一點什麼。

「我們當然談過話，但她並沒有領着一個，抱着一個，據他說是出來買東西的。」這光景我弟向我望了一眼，好像是在等待我另外更多的追問。

「那麼——」
「什麼？」
「沒有什麼，你說吧，把你所有想報告我的話，沒有遺漏的都說給我。」懇切的。

「她問我做什麼去，我說我去找一個朋友，訂規哪天去北京的事，她聽到我要去北京，遲疑了一刻，後來問我到北京是不是要找你來，當然我告訴她，到北京還會去找你嗎。當時她低下了頭向我說我見到你時，問你一向可好，並且希望我從北京回去能帶給她帶去一點什麼消息。好像是——，後來，我們便分手了。」

「聽到藍弟的報告，我已不能再忍耐了，你想要聽到的是什麼消息呢？是你問的『一向可好』嗎？好，我應該告訴你一些。」

由於我這一向的苦悶，我猜想到藍弟沒說完的「她好像是——」下邊的話，從藍弟的「她低下頭向我說」，我更得到了從前珍珠報告中和遺漏下的生活之外的心情。七年來我沒有回去過一次，七年來我按捺着我的心，沒有向任何人吐訴過一個字，雖然我常常到我家裡去，即使是最愛說話的珍珠，你也不會從她嘴裏聽到關於我的什麼去，能聽到的，那不過是極平常的事情，而且那些關於生活的話，也都是經過我一度掩飾後寫出來的，你當然會想象得出，我的掩飾不完全爲了你，更大的原因還是我的母親，我唯恐我一時疏忽，被我的母親看出我已竟沉埋了我的青春，而傷了她老年人的心。

其實現在我已竟明白了我自己的錯誤，除了自責以往觀念的錯誤，現在我極力向正確的路上走去，我從苦悶裏抬起頭來，我高興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我把志願放在興趣裏，我把心情放在偉大上。

「你何必低下頭」而慚愧，你何必「好像是」很難過，僅僅是短短的七個年頭我們沒有見面，僅僅是短短的七個年頭我們沒有談話，這對於我們又有什麼損傷！你不是還在惦记着我的「一向可好」嗎？我儘在祈禱着你的幸福。這已說明我們七年前的並沒有逝去。

「好吧，讓我們永遠保持着我們過去的那一點聖潔！告訴你：七年來，從前和現在我對你沒有過一點憤恨和嫉妬。」

天已竟亮了，同室的虹就要起身做他的早操，我也已竟疲倦了，讓我睡去吧！
祝你好！

瘦我說家人怕最



最怕有人說我瘦，
最怕有人說我黃。

好比羔羊失了乳，孤兒沒了娘，
其實父母健在，弟兄滿堂。
只爲了連夜難眠，飲食失常；
神經衰弱，腸胃損傷，精神不振，肌瘦臉黃。

諸位如欲避免黃與瘦，服用若素，爲絕妙良方，若素效力強大，價錢非昂，買了服用，保你一生健康，請予不信，請你買瓶嚐嚐
每瓶一元六角·各地藥房均售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濟南營業所：緯三路南頭



胃腸 營養 **若素**

全嘉

生之哀歌

一隻極其清潔可愛的黃蝴蝶，和一隻最美麗的花蝴蝶，由於一種好高心理的趨使，他們相約飛到天空最高的地方去，住在他們常望見的那棵最大而最明亮的星裡。

「那裡，那天空的最高處，不太冷麼？」花蝴蝶臨行時，還是這樣遲疑的問。

「不，不會冷的，只要我們倆個的心還在，只要我們倆個的心還在燃燒着愛的火焰，這世界裡永遠不會冷的。」

「真的麼？黃哥哥，真的麼？……」黃蝴蝶不等她說完，已竟領着這柔弱的小花蝴蝶，向着天空的最高處飛起來了。

現在他們越飛越高了，這污濁的地面，尤其是他們最討厭的人類，漸漸的在他們的中眼不甚分明了，他們見了這種景象，覺得他們周圍的空氣的清香，鮮美，他們忘記一切憂愁的過去，他們互相微笑着，他們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了。

現在他們越飛越高了，他低下頭，看不見地球上面的人類；於是他們格外高興，白溶溶的天空，使他們沉醉，他們不顧一切，竭力的往上飛，竭力的往上飛。現在他們越飛越高了，小花蝴蝶終於支持不住了。

「黃哥哥，我實在太疲乏了。」她說。

「親愛的，勉強支持一會兒，我們就可以達到那個可愛的小星兒了。」

花蝴蝶實在不能支持了，她的兩翅再也舉不起來了，黃蝴蝶看見她這樣，頓時起了一種深刻的憂傷，於是毅然決然的飛到花蝴蝶的翅膀下來說：

「花妹妹，這樣，我來扶着你，勉強再支持一會兒，我們就可以達到那個可愛的星兒了。」

蝴蝶勉強飛了一會兒，這時候忽然在天空的高處起了一陣狂風，小蝴蝶於是更驚慌了，緊緊依靠着黃蝴蝶，他們再往高飛的希望是沒有了，他們只能任便這狂風吹逐到東，他們東，到西，他們西，只是他們還是互相的緊緊的依靠着。

風是越來越大了，小蝴蝶終於把持不住她嬌怯的心，她哭了，黃蝴蝶安慰她說：

「親愛的，哭甚麼呢？只要我還在你的旁邊，無論是天涯，無論是地角，無論是茫茫的大海裡，只要我這伴

着在你的身旁，我們都同樣是很幸福的。」

誰知道呢！黃蝴蝶剛說完這話，一個不小心，果然被狂風把他們吹折開了，剩下孤孤單單的小花蝴蝶，甚麼也沒有，四週的空氣，如冰凍了一般的寒冷，小蝴蝶的字宙，忽然一下冰凍了，她只求快快的向下墜到深淵中，或茫茫的大海裡，以了結她的生命，可憐失去伴侶的弱者啊！她甚麼希望都沒有了！

傍晚的時候，月兒從東方慢慢的邁進世界，把他那銀灰色的光輝籠罩了這茫茫的大地，一片碧綠的青草上躺着一隻將死去的花蝴蝶，月光照在她的翅膀上，顯得她格外美麗，然而她的身體却已竟憔悴不堪了！

一些青蛙們，從她的身邊跳過，知道她的歷史的，互相談論着：

「這不是黃蝴蝶的好朋友麼？不是想飛到天空的最高處，住在最大而最明亮的星兒裏的那一位麼？」

「是的，就是她，她的名字叫花蝴蝶，但是爲什麼又掉下來了呢？」

「也許是和黃蝴蝶打架了？黃蝴蝶不理她了？然而不會吧！因爲沒有再像他們那樣好的了！」

「也許是受了什麼障礙，不能向前進行了，不能實行他們的理想了。」

「無論任何事，若相信理想定能成事實，而依照理想去作，那樣的人，是過於自傲的，終久不會成功的。」

「花蝴蝶和黃蝴蝶就是——」一個素來苛薄的少年青蛙低聲說。

這種帶有辛酸味的譏笑，在花蝴蝶的耳邊談論着，使得她的心完全碎了，她哭了，但不敢讓青蛙們聽見，不敢大聲的哭出她的悲哀，只暗暗的流淚，這些淚把她的兩翅浸濕了，在碧綠的青草上，她不能動，想快快的死去，然而，然而連自殺的能力也沒有了！

青蛙們紛紛的議論，把花蝴蝶病得要死的消息傳遍了碧綠青草的國度，於是有一隻藍色的蝴蝶起了極大的同情，相邀了伴侶，採了許多藥，來看視他們的同類。

「姐姐：我們來看望你了，帶來的藥，請你吃吃看，或能醫好你的病嗎？」

「謝謝你們，我的病是醫不好的，並且我也不願意再醫治它了。」她還能勉強的說，她哭出來了。

他也不是到那裡去了，他還能再回來嗎？唉！我要死了，如果回來的時候，恐怕我已死去多時了吧！不過我還希望再看他一面，最後的一面！每當我想起他來，心

還如同火焰一般樣的熱，我知道我終要被這火焰燒死了！唉！他到底那裡去了？……」

同來看她的蝴蝶中，有一隻是爲好奇而來的，她看見小花蝴蝶淚流滿面的說着狂熱的話，背轉過身去笑了。

最後還是藍蝴蝶安慰病者說：

「他一定要轉來的，他一定要各處的找你，而找到了這裡，無論在天涯，地角，茫茫的大海裡，他一定會來伴着你的。」

花蝴蝶記起黃蝴蝶曾經對她說過的話，越發傷心了，在哭聲裡越發興奮的說：

「真的？真的他會轉來麼？不會在我死後才來麼？」

「真的，一定的，你放心好了。」藍色的蝴蝶安慰她說，說完她給她藥吃，讓她靜靜的休養，以等待她親愛的黃蝴蝶，其實她不過是安慰她罷了，至於那極端清潔可愛的黃蝴蝶，早已不知掉在那裡去了，或者也正在和花蝴蝶一般樣的奄奄一息吧？！

離開了服藥後而稍能安睡的花蝴蝶後，有經驗的藍色的蝴蝶向她的同伴們說：

「她的病，是不能好的了。」其餘的蝴蝶們都爭着問：「爲什麼？」

「我告訴你們吧，因爲她的心，已竟有深刻的，不可醫治的愛的創傷，這創傷是看不見的，生的快樂，生的痛苦，完全是由於『愛』的一手造成，現在假如黃蝴蝶能夠轉來，花蝴蝶的病便可以很容易的好了，然而這希望是不可能的，豈不是更增加她的病麼？雖然我們把藥給她吃，但是你們要知道『心病非藥石可醫的。』」

青年親愛的好朋友們：假如你們不能夠忍受，像花蝴蝶一般的痛苦，那麼你們對於愛，豈能不加以慎重！說完後，大家都不言語心有所感一般，靜默着，慢慢的都飛回去了，惟有藍蝴蝶還在花香月色之下，很憂傷的徘徊着，忽然飄飄然坐在幽香，悲壯的白色花上，默默的，疲乏嗎？祈禱呢？是的，她正在流着淚爲了花蝴蝶而祈禱着！

第二天早晨，一個八九歲的哥兒，在草地裡捉蟋蟀，猛然間見了一隻已死的美麗蝴蝶，他立刻把她帶了回去，用一枝針從背後，穿到她的胸部，預備放到壁角裡，也許覺得放在壁角裡，塵埃會污了她的身體吧？於是又把針取出來放在一個精緻的小盒裡，以前她的心還是破碎的擺列着的，到這時候不但擺列不到一起，並且完全破裂成一小塊一小塊的了！

她也不願意在這精緻，小巧玲瓏的棺木裡安身，願意永久睡在那碧綠的青草地上，但現在是不可能了。

交朋友

晚飯後。

太陽還沒有落盡，西天上還留着落日的光輝。

綠蔭遮滿的操場上，同學們三個一群，兩個一夥，有說有笑。我獨自個踏着籃球場白粉線散步，在默然中遐想。

突然擁到眼前來，一群噪雜的聲音，我一怔，看見幾個同學，擁着一個新同學，到我的面前，不知是誰在高聲喊：

「這是密絲絲！這是密絲絲！」

我明白了，這是近來在學校裏最盛行的「交朋友」把戲，從前，本校同學只要「彼此願意」，同學就給介紹。好像是隨着時代的演進，這樣的把戲也有進步了，「彼此願意」這個條例已竟被打破，只須一哄，把兩個人拉到一起：

「這是密絲絲，這是密絲絲！」完事。

可是這樣的事情是義務，大家在盡完了義務，便要享權利。是呀，這時候大家都伸過手來：

「糖！請吃糖吧！」

我摸摸口袋裏還有幾角錢，笑着隨她們到校外買糖去。

暉君

遊子心

我要回去！我要回家！我好比一粒種子經風力而吹至這硬平的石路上，這裡沒有春，沒有雨露來滋潤着我，更少有那美麗的陽光斜照，我乾枯的要死，我心冷的發抖，却讓我怎樣滋生？如今是風暖花開的三月天了，却叫我到何處去望春信？這裡沒有春，這裡沒有美景，但是我不喪貶春的偏私，我祇恨這惡劣的環境，這可咀咒的風！

我要回去！我要回家！我原也是古城的種子，但我想着先世爲什麼非要風的媒介散佈種子，將我落在這里？我如今祇有心痛，我如今祇有傷痕，我可憐地痛恨着環境，爲什麼非

逼我在這里不可？難道說古老的城郭竟不許我留存，太殘酷了，太無情了，使我這弱小心靈，受到創裂，受到孤寂，唉！歸去吧！不！環境不許我這樣作……

我要回去！我要回家！但我怎樣回去呢？上主顯出溫柔的面龐和藹着說：「孩子！你想回家嗎？不忙還有五年……」呵！是的，我還有五年就回家了，這神聖的造型，這莊嚴的律制，我當安下心去繼續我的學程；……不能！我安不下心去，家鄉的美景，親人的面龐，我愛一切，我要即刻回去，然而不能，環境不許我這樣作。

捉蝴蝶

——紀念着我的一個小姪女梅子——

皓帆

在家鄉，初夏的時候，尤其是那清明溫和的清晨，涼風微的吹着，人們還在安靜的睡在睡鄉裡，我和我的一個五歲的小姪女梅子，到麥田裡去玩要，梅子特別的高興，換上一件鮮艷大花的新衣服，頭上記着一隻大花蝴蝶結，嬉笑的從遠處便呼喚着我：「姑，趕快走！」她很快的携上我的手，急忙的跑出門去。

外面的空氣的確新鮮清爽，梅子嘻着笑臉的仰着頭，嘴裡哼着不成調的歌子，手舞足蹈的表示出那舒暢活潑的神情，小孩子真是快樂的，懂得什麼呢？飽了玩，餓了吃，那裡懂得人世的悲哀呢！我實在有點羨慕他們，但是，那又有什麼用呢？

初夏的早晨，蔚藍的天空，輕淡的薄雲，夾着一彎殘月，微的涼風，吹得胸懷多麼舒適，半輪鮮明的紅日從樹叢的繃縫裡透在清朗的池水裏，那景色是多麼的動人呵！綠茸茸的小草，紅黃白相雜的小花，尤其那池塘裡一堆堆含苞未放的荷花，綠梗上托出一點紅色，圓的荷葉上，沾上了一棵的露珠，被太陽照出閃耀的光芒，多麼的鮮艷呵！呵！特別忙碌的，便是那一隻花蝴蝶，真是別有一番風味的初夏。

梅子，那天真活潑的臉上，微的浮上兩朵淺淺的笑渦，烏黑的眼珠，閃耀的望着那一隻飛舞的蝴蝶，一會又抬頭望我，一面又發出一種嬌細美妙的聲音問：「姑，那美麗活動的小東西是什麼？我要！」活潑喜悅充滿在她那希望的臉上，但是，我却很直爽的說：「那是蝴蝶！捉不着。呵！一句不加思索的話，而惹得她兩眼呆的望着蝴蝶，顯出失望的神情來。我當時給她唱了一支歌，以爲她就可以快樂呢，然而，誰又會想到，赤誠天真的心靈中又怎能經得起這樣的悲哀呢！在她，這的確是一件最大的悲哀。但是，她那會想到，真正人生的悲哀，還在後面呢！孩子！一顆可愛的孩子的赤誠的心。

我又領着她向前走，然而，她的脚步却遲疑起來了，雖然平時總是蹣跚着跳着，快慢和我差不多，甚至有時比我還走得快些，然而，這時，兩隻眼睛，死呆的望着那邊花上的蝴蝶呵！一隻美麗美麗的蝴蝶已經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腦裡，天真可愛的孩子，終於忍不住，一溜烟的跑遠了，那時，我仍不

詩二章 藍鵲

戀思

東風奔馳浴着水淪，
吹掉銀鏡旁的淚痕，
看玄鳥雙雙掠波去了；
濛濛裡心影無言地消沉。

夢昨夜吹面不寒的春風，
粉紅色的落瓣飄零，
無意而吹散天涯，
春風！何時重相聚離？

恨伸出銀色手形，
拉開蒼穹上失情的雲星；
好遙望沙漠行者，
是不還放出戀思之聲。

星火刺不透紛亂的癡心，
銀釘旁數不清點點淚痕，
盼望夜鳥飛翔；
聊以寄心弦低顫之音。

無題曲

聽古刹檐下銅鈴叮噹，
輕輕滑過了原野，
看擺舞的綠葉尖浮上一層乳白，
是風姊在揚口哨了。

心頭織上夢樣的羽絲，
滲入有慘楚的故憶，
一瓣褪了色的桃形，
被故戀拉下一串血淚。

墓穴中臥着心之神的芳骸，
深沉地透不出星星柔情，
玄鳥啣起一枝鬱金香；
銀波上雙雙倩影跟着消失了。

心鳥吐揚起憂鬱孤另之歌，
戀之火在心角裡遁失，
聽銅鈴叮噹滑下原野，
心之鹿却哀哀地微抖了。

這討厭的都會，這可痛恨的飛烟，我關上了窗門，被蒙上了臉，我要睡下去，我委屈的在夢裡，走向我的家，我唯有這樣冀願着，可是左一翻右一翻身，終而沒有睡穩，也沒有作夢，家鄉的春，兒時的遊戲……種種的回憶，種種的懷戀，悵得我腦子發痛，滿心的鬱情，我披衣坐起強執起筆，依着孤燈，來完成未完的三角考題，這時我的頭更暈了，我算不下去了，我輕地站起，在屋中徘徊，忽然我半瘋狂的挺直的躺在床上，蓋上了被，……老是想著，這一夜沒有合眼。

我不敢回答，我承認鄉愁憶戀，是置於我消瘦苦悶的根源，我會經暗地裡哭過，像一個懦弱沒出息的孩子，這多可憐！我簡直要病倒了。

我愛讀美的文藝，尤其我愛創作的文字，因為那是捷健的，我更愛讀着景色的記述，當一篇春色春景滿載的報紙或雜誌，刊物也好，我拚命似的甚致於忘了一切的讀着它，我彷彿紙上記載是我的家，是我的故鄉，是我那燦爛的故鄉！

呵！歸去吧！我要回去！我要回家！我雖是在異鄉的遊子，一影飄浮的心永繫念着我的家，故鄉一切多美，還是回去吧！然而不能，環境不許我這樣。

金德

自覺，口中唱着歌子，但是當我手中覺得失去了一隻溫柔的小手時她早已在那裡汗喘喘的捉蝴蝶呢。我不願驚動她，驚去了她的希望，蹲矮了身體，以免使她發現了我在窺視她的行動。恰好麥浪擋住了我的身體，從麥浪裡看見她起勁的追逐着一隻黃色的大花蝴蝶。當蝴蝶落在花上的時候，她輕地，慢地，憐憫地，細心地，怕驚走了她，用大指和二指輕妙地去捉它的翅膀，但是，蝴蝶的行動比她還要精靈，早已飛到別處去了，然而，她仍滿心存着希望，又急忙地追着另外一個。

花叢裡的蝴蝶，白的，黃的，花的，一隻美麗而燦爛，彷彿是特意地誘惑她，同她開玩笑似的，前後的飛着，使她永遠的捉不着，她撲到這，撲到那，弄得手脚失措，終於沒有捉到一隻，我看見她這樣可笑的神情，不由得笑出聲來。她以為我是譏笑呢，詛毀頹唐着臉子跑到我的面前，鞋子早已骯髒了，兩隻小手也已泥了，不住的用手在衣襟上亂擦，以為這樣手便可以清潔了；但是，她那裡會想到，可惜了一身美麗的新衣服，她不大自然地跑到我的面前，輕地呼了我一聲：「姑，沒捉着。」我知道，她的心裡滿佔了失望，一顆孩子脆弱的心裡所不能經得起的失望，唉！一個可愛的孩子的尊貴的心！

不久我已離開了故鄉，梅子也在我走後的一年死了。然而，她那件捉蝴蝶的事，永遠的印在我的心上，使我不能忘掉。尤其到了初夏，清閒恬靜的當兒，便會想起了這一件事。

也許她現在每晚都有一個
很綺麗很甜美的緋色的夢

現在的狄安娜小姐

她

不再像「丹鳳朝陽」之「咪咪」那樣可愛
最近前將來便更難為「保羅」太太了

最近一般人都再談論着：

「狄安娜杜萍長大了，是不是還能在電影界紅些時候，真成了問題，」這個，我們不去管它，不過狄安娜長大了，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再不能演「滿庭芳」裡那個活潑的女孩子了，也不再像「丹鳳朝陽」中咪咪眼那樣可愛的，確，她轉變了，轉變時期的孩子，會有很有趣的發生的，尤其是女孩子，「女人十八變」往々變得出人想像；於是，十七歲的狄安娜，她的私生活會被人們十分注意，說不定，今天我們這位狄安娜小姐，明天就變成馮保羅夫人了。

最近，在她父母親的嘴裡，聽得不少關於她的私生活近況，她母親說過：「狄安娜這孩子變了，由於她挑選服裝的顏色便看得出來，在最近，她忽然對於藍顏色愛好起來，以前她是不拘什麼的，現在，除去服裝外，一切生活用品差不多都是選用藍色，由於這心理上的趨向，的確證實了她已經轉變了。」

早晨藍色牆壁的臥室裡的藍色鬧鐘響了，狄安娜小姐從床上爬了起來，鐘點的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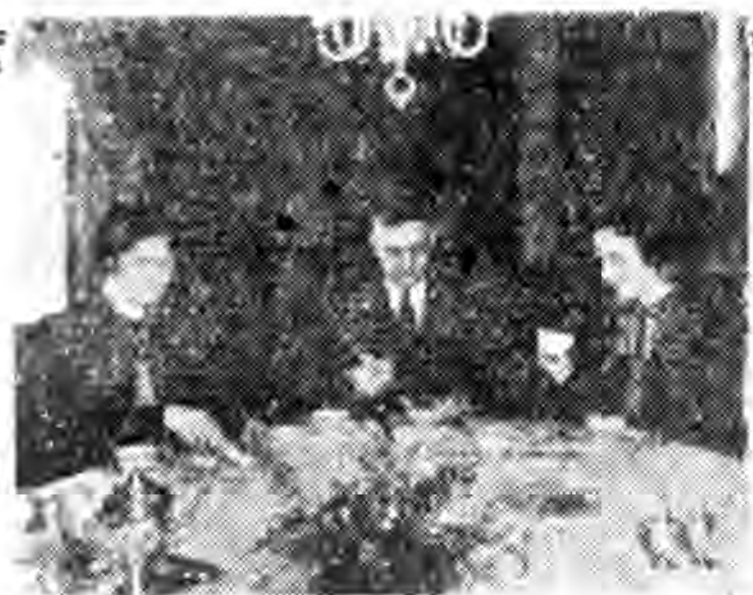
律是：去攝影場那天是六點半，否則便是八點。她的臥室絕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樣豪華，富麗，只是佈置得很玲瓏很小巧，真看不出是一個有名而每年有幾十萬元收入的明星所住的屋子，原因，當然是她父母對於她的一切不能不有些限制，因為她終究還是一個孩子啊！」

由床上爬起來，穿上件睡衣就跑到園裡去散步，這好像已經成了習慣，回來再洗漱，修飾，狄安娜小姐對於這早晨的修飾工作，比以前考究得多了，向她的梳粧台上看去，排列滿一瓶々各種的香水，却只有一盒撲粉，可見她是多麼愛香花了(圖①)髮樣幾乎總改換，但在拍一部影片期內不得不保持一種髮型，這樣對於她，感到異常苦惱。

「我討厭死吃早點了，可是媽々々々」狄安娜近來養成一種怪脾氣，就是反對吃早點，可是爸々媽々很嚴刻的矯正她這種生活上的畸形習慣(圖②)所以在早點時，我們可以看出見狄安娜在那裡很不安的喂弄她的愛犬 TIPPY 她多年的好友。

「可是，她對於這唯一的好友，近來也冷淡多了……」她母親好像想加重狄安娜的轉變情形，這樣說着。

最近，她學會了開汽車，早點過後，她便自己開着車子到環球電影公司去。其間，



①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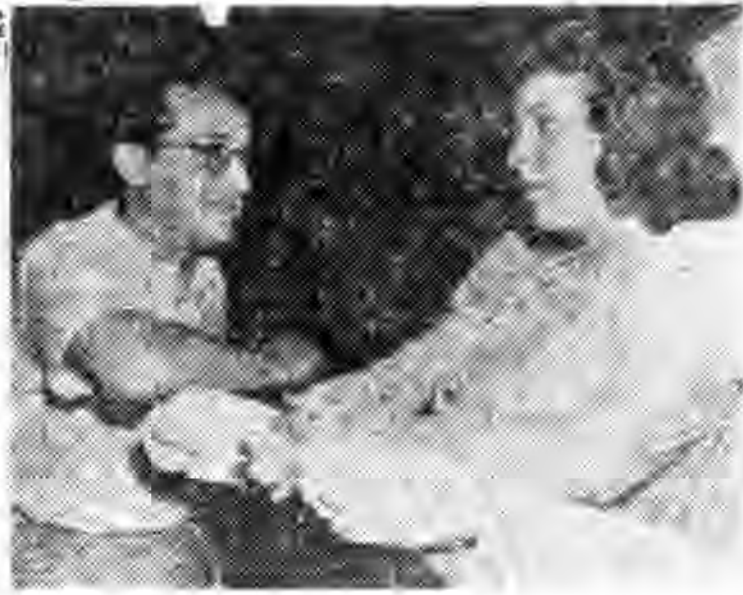
④



⑤



④



③

經過費爾滋·亞道夫曼殊一些明星的住所，到了公司(圖③與導演在攝影場)，如沒有戲去拍演，便直接跑到化妝部去，如果沒有工作，便來到這間她私人的藍壁書室(圖④)從早晨九點鐘到十二點，是她讀書的時間，有私人教授來為她講授，現在，她的程度是高級學校最高一班的第二學期，還有每天不可少的工作是到西格羅維那練練(圖⑤)。

十二點一過，在公司裡用午餐，簡單極了，近來，差不多盡是用冷餐的時候多。

飯後，繼續拍演影片，沒有工作時便回家去，跟女伴玩乒乓球(圖⑥)，再去游泳(圖⑦)午後熱得正利害的時候，她喜歡喝一杯「冷飲」，雖然她是生在英國習氣很大的加拿大，但是沒有午後喫茶的習慣。

晚飯的鐘點是七點鐘，攝影場有工作時，便延遲半個鐘頭。

晚飯後，好了，是狄安娜最自由的一個時候，「在最近，她更顯得野了，不過這是她生理，精神……各方面轉變中的切實需要，所以我很高興隨她「野」去……」他母親有這樣體貼孩子的心，狄安娜真是幸運了，在一個星期中，有兩三個夜晚是去找馮保羅先生(環球公司助理導演，便是狄安娜的愛侶)，玩棍球，看電影(圖⑧)，一同去跳舞時最多(圖⑨)，這個時候可以說是狄安娜一天中最愉快的時候，因為她可以得到父



母的允許，跟她心愛的保羅暢玩。

有時，她便跑去她姊姊那裡(她在洛杉磯教讀)談天，或是跟父母去散步(圖⑩)，但是，近來她除去找馮保羅外，多半都是安靜的在屋裡聽留聲唱片，看一些關於有名的音樂家，作曲家傳略的書籍，十點到十一點之間，是她睡覺的時候。

十七歲的狄安娜小姐，她的生活相當繁雜，多少個與她同年歲的女孩子，每天却忙著學校的課業，但她的課業却是演片工作上，她不想些什麼，很快很快便走入夢鄉，一直展開了八小時安靜的睡眠。

其實，狄安娜杜萍一天的生活也就這樣簡單的結束了，她夢鄉裡的境域是怎樣，那只有她自己知道，我們要頑皮的說一句：也許她現在每晚都有一個很綺麗很甜美的緋色的夢。

財發想一心 然毅登 影界脫離

上海通信

海上影星海登，近以滬上影片公司老闆專注意在獲利不在藝術方面著眼，決棄電影事業在寓請名師教以京劇，海女士素喜京劇，數年前尙小雲赴滬演劇喜其京劇已有根底，經滬上聞人某公介紹，拜在小雲門下經指



導後更有可觀現能戲百餘齣，時在滬上演演務會各戲甚受歡迎擬於明春來京一演，兼在各老伶工面前求益想屆時必有一番叫坐能力也(圖為海登近照)

(麗)



⑩



⑨

電影小說 初戀 妃麗譯

(六) 從此他倆快活的度着美滿的生活

康妮很傷心，忽忙忙的整理好行裝，靜悄悄地離開了家，回到她唯一的真家庭——瑞省立學校。康妮對於康妮的突然回校，感到莫明其妙，她對康妮說：『你為什麼要回來？』

現在呢？在陽光裡重望見手杖的銀把手發光，但教也來，康妮感到刺痛了眼睛，同時對威金這般沉重的懷疑，自己相信這正是美的故事。她不敢繼續想下去，大轉變要降臨，向她來似的。

康妮的臉上，馬上現出羞顏的紅色。『我不過包好，康妮，我存心把這隻銀鞋子扔進廢紙裡。』說着，她該去唱歌了。『春之歌』，『春之歌』，『春之歌』，『春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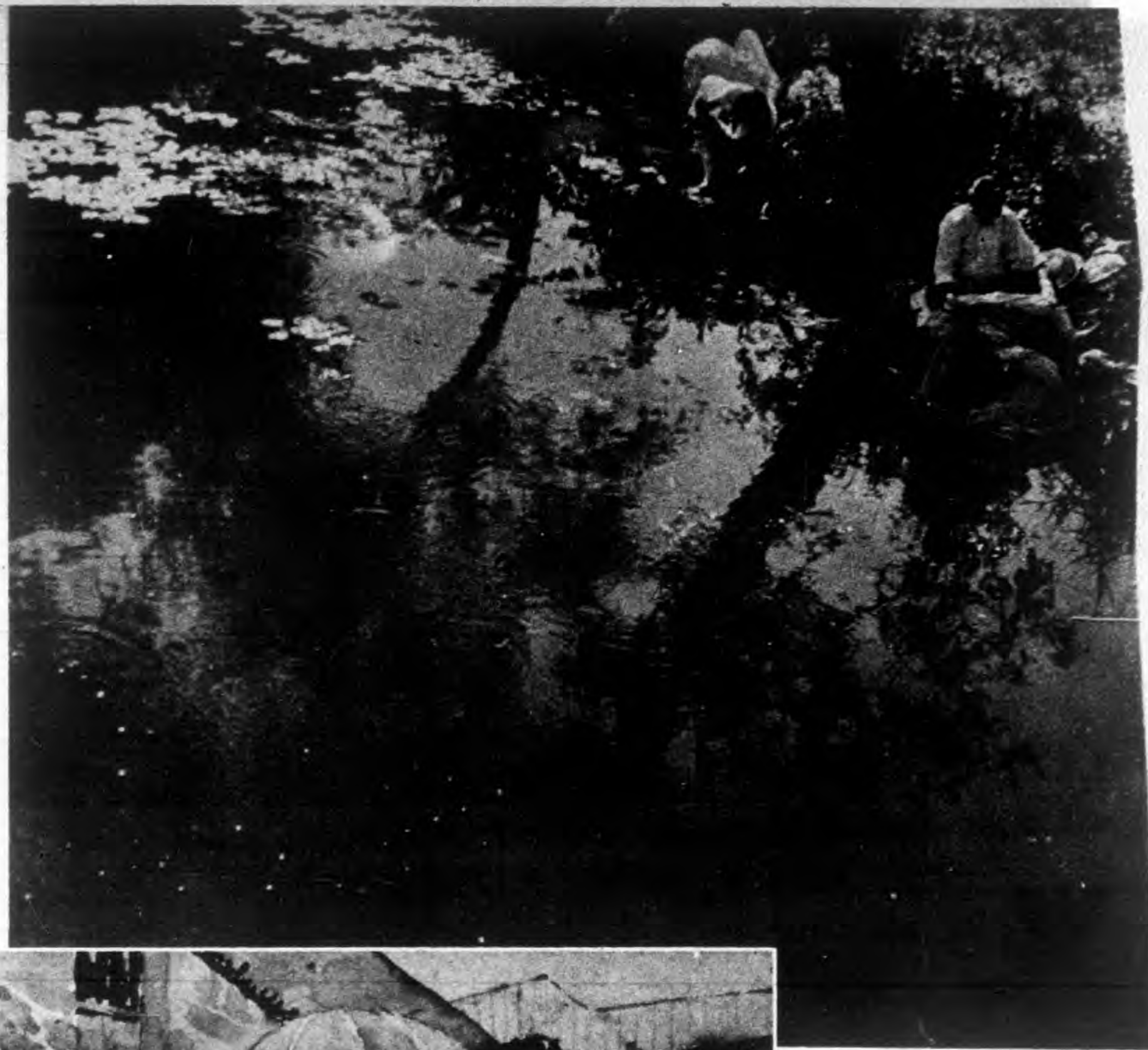
白雪攝

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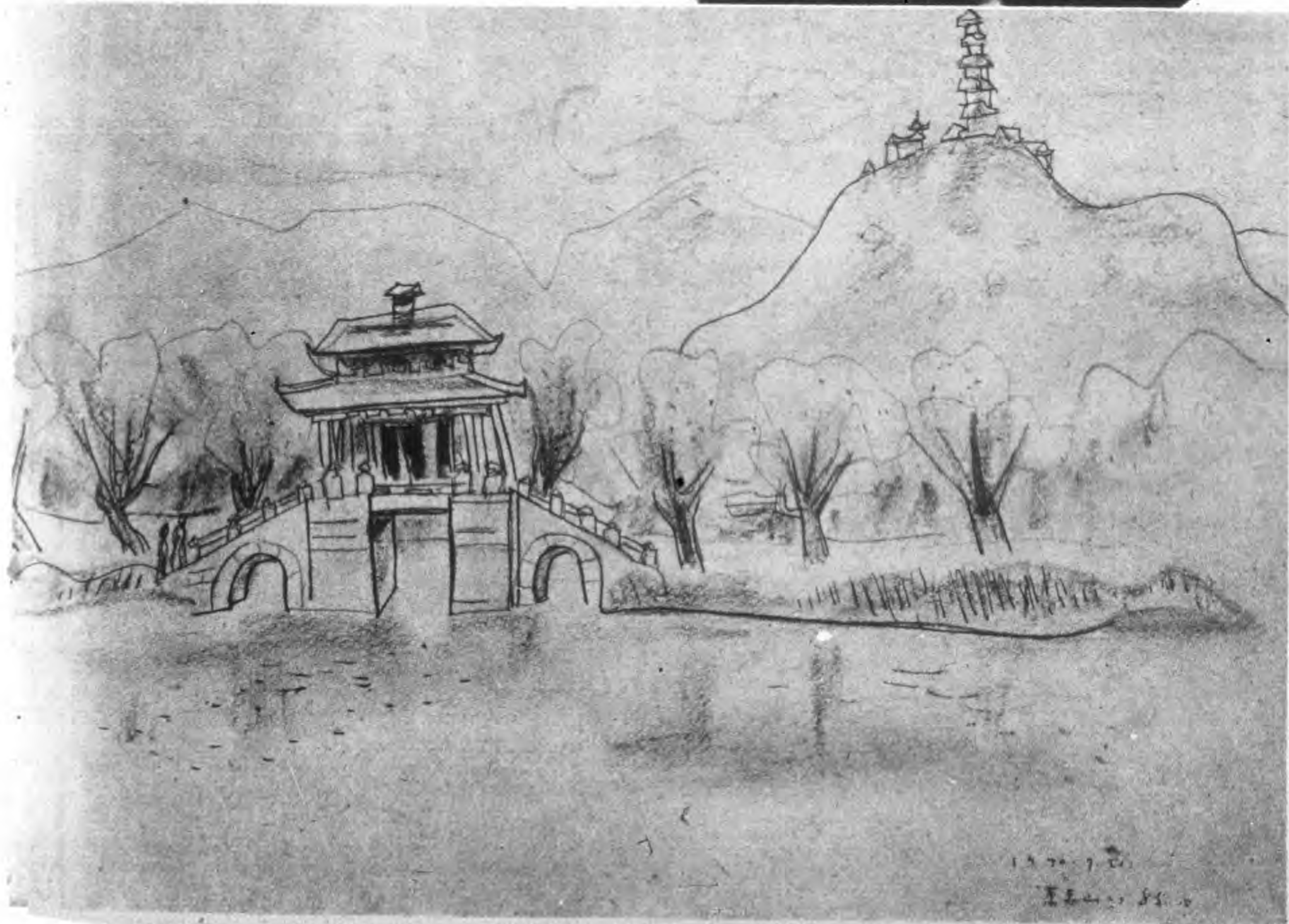
倒影

安江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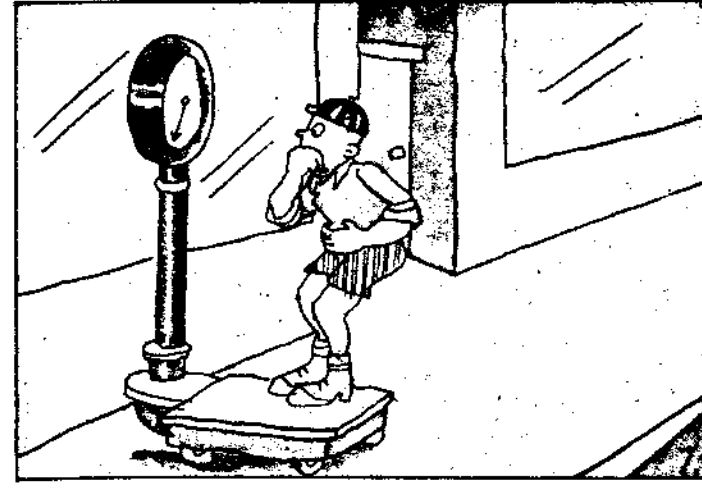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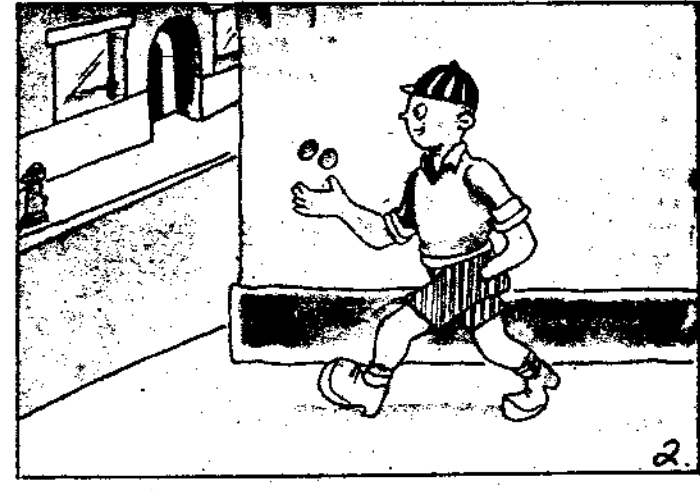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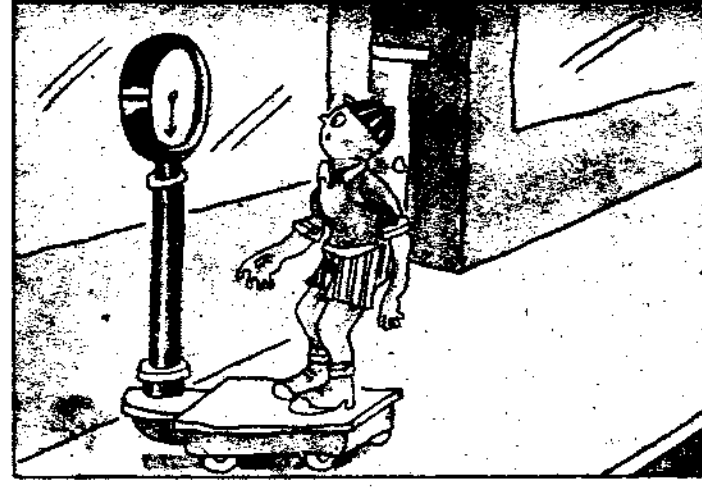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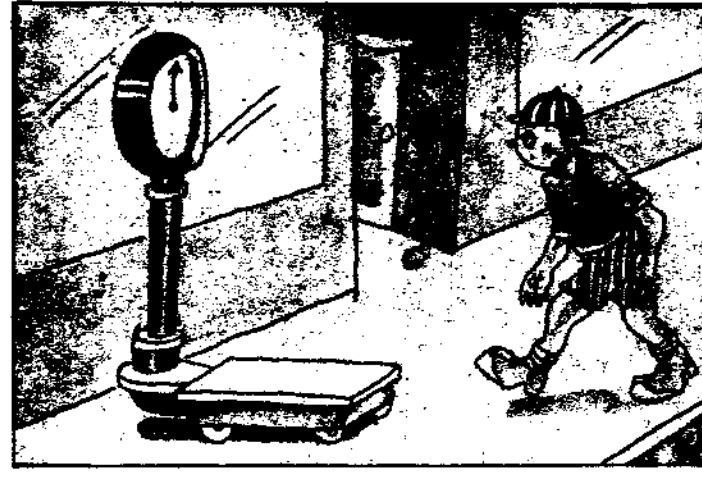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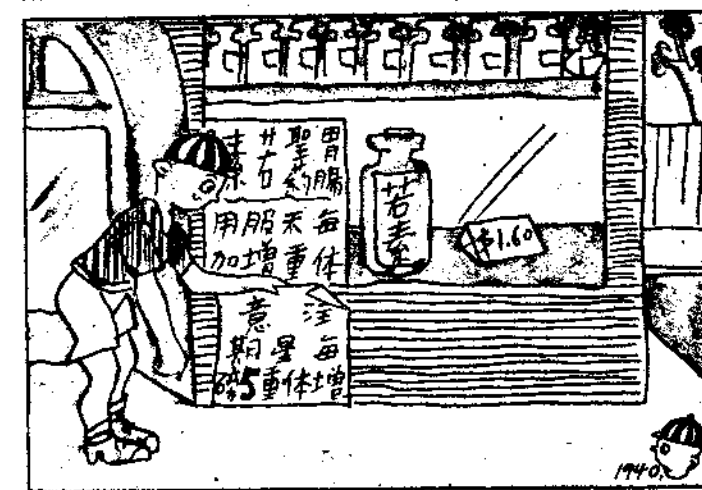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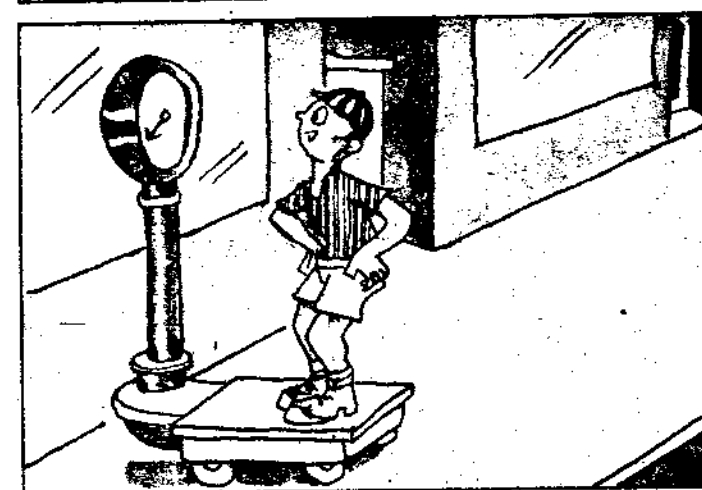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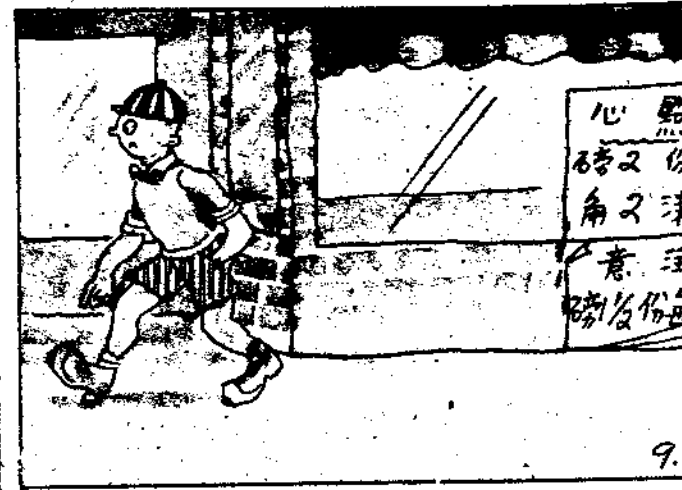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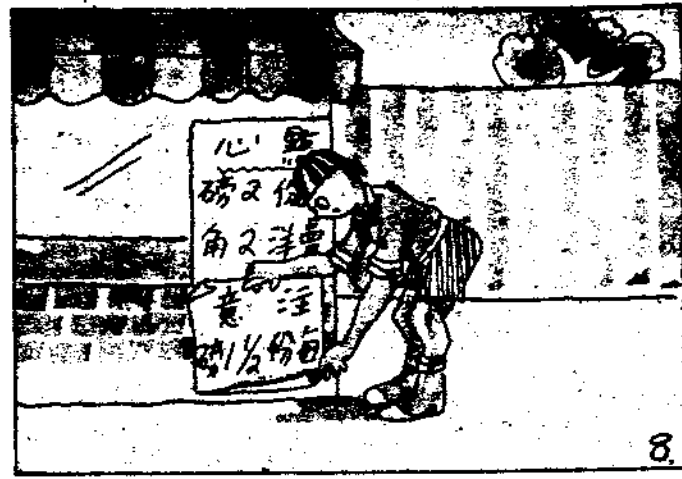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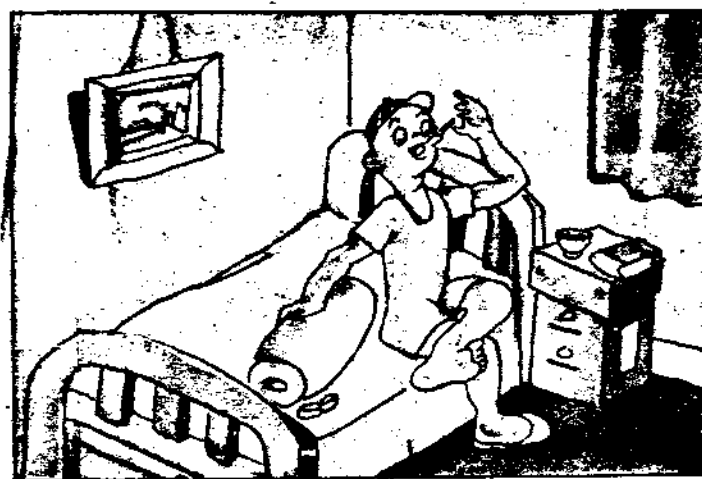
素描

勝次畫



水彩

高風畫



海特洛根

剷除……

腸傷寒，赤痢，疫痢

晝熱夜涼，最易得傳染病，如腸傷寒，赤痢，及一切疫痢等。

病後療養，不如先期預防，服用「海特洛根」一瓶，可保半年不得傳染病，較比注射防疫針安全，且無痛苦。

妊婦，小兒，心臟衰弱，肺結核患者，服用絕無弊害。

價目：每瓶六片 價洋三角

總批發天津特三區西錦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外埠各藥房均售



全家福雜誌批發處

張公到派報社

天津南市廣興大街

東方書店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光明書報社

天津特二區義興交界新德棧內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

心中廣告社

北京西單志成中學旁
小口袋胡同八號

長期訂戶：只限與本社接洽，所有各批發處之長期閱戶，係與該批發處直接關係，本社不負其長期責任。

本社住址：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全年十二册一元六角(郵費在內)

估衣街：法租界

敦慶隆

新到大批：
男女雨衣
工精料實

晴天備雨衣

免得下雨外出難

為自由而奮鬥，為自由而抗爭；

結果——

受盡自由的摧殘，飽經自由的風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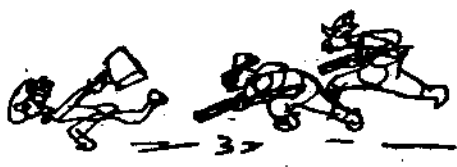
忽略了婚姻的本質

錯視了結合的意義

一個敗北的女戰士的供狀 再 醜

十年前：一片天真，自驕自矜，固執私念。

十年後：糾正錯誤，相依相靠，屈己從人。



這是我第二次結婚。

我並沒有羞澀，並沒有恐懼，並沒有猶豫。

十年前，我結過婚，那是第一次。現在，我已經是三十歲了。這次，我對「婚姻」完全改變了態度。

二十歲的時候，由書本裡摘下來理論，深々鑲在了幼稚的心版上，矢志不移，踏上自己認為很滿意的路線。我相信書本，因為我受了一點傳教精神的浸染。我還要引領着別人來信仰我的思想，第一個被我感化了的，就是我第一次的丈夫。

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們都是不歡喜所謂「結婚」的，然而，爲了我們的父母，不得不奉行結婚的儀式。當然



這是我們根本還沒有過於依從自己的信仰的勇氣，不然，我們一定不需要什麼儀式而宣告同居。現在我知道我們從前認為深刻的信仰，只不過是建在很質樸的智慧上的一些流行的觀念。我棄了我們所抱的主義，可是我們把責任推讓到父母們身上去，我們揚言是爲了安慰父母，才逆着自己的主張。我們以爲這樣，對自己是忠實的。

婚後，我們繼續去作我們各自所選定的職業，我們各自支付個人的家庭費用，有餘剩時也可以隨意支配。有許多是大家公用的東西，可是經濟方面絕對不容混亂。

在這二十世紀裡，我們以爲不該單獨讓女人來主持家政。女人既然可以作烹飪和料理家務一類的工作，男人當然也沒個辦不到，所以我倆每星期互相輪流維持一切。我們承認這工作對於一

双像我們這樣的夫婦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方式。

爲着保留彼此間的信條，我們不允許孩子降生，我們相信，有了孩子便會阻碍一對像我們這樣夫婦的進展的。我們的父母都是生育過四五个子女的，他們的一生，差不多都消耗在看護與教養兒女的工作上面。我們以爲，我們是比我們的父母聰明的。

照心理學上解釋，我們不想有孩子，事實上就是沒有白頭偕老的計劃，沒有奠定未來事業的根基的預算。這樣看來，我們似乎已看出這次的婚姻是不會長久的，所以我們希望複雜糾紛的事物越少越好。

一對男女縱使像我們倆這麼沒有經驗，照理是不應該連一點人類的天性與行爲的根本主義都不懂的。



不消說，這婚姻該是失敗的。結婚後的一年，我們確實到了，可是倔強個性不容我們承認一向所抱的觀念是錯誤了的，所以外表上都沒有什麼表示，一直到兩年以後，我們彼此把承認說出口來，三年以後，我們各自在朋友面前承認起來，四年以後我們在離婚法庭上完全承認了。

那以後，我的丈夫和一個目不識丁的女廚師結合了，她以爲我的丈夫是盡美盡善的。彼時，我會一度神經錯亂，我不知道這病是由於失掉丈夫，還是由於擺脫了難挨的局面而造成。

而今，十年已經過去了，我即將開始第二次的婚姻生活。我發誓再不要舉行第三次的婚禮，



我已釐清我過去的荒誕。我在離婚三年之後才覺悟到我從前所理想着的婚姻只不過是法律允許下的姦淫。在我第一次結婚，我們完全沒有一種男女互相結締的要

素。我第二次的結婚，才是由我經驗了一次中得到的。同時我希望它也是最後一次的婚姻。

這次婚後，我一定自動辭退了職業，雖然這以後我們家庭的經濟擔負整個放在丈夫的肩頭——而且他的收入和我從前所得的相差無幾。但我爲了避免夫婦間的競爭，我將毅然決然辭去職務。第一次的婚姻，爲着夫婦間的競爭，我失敗下來。我們不但不以各人的事業爲榮，反而互相嫉妬起來。最初，我的薪金比丈夫多些的時候，我的丈夫漸生出自卑的心理，這心理在以先不過從幾方面稍表露出來，到以後，這心理逐漸放大，由明顯而趨嚴重，於是向着破壞性的方面表現開了。這，使我萬分恐懼。

我現在覺得，我們應該讓男人想到他在某幾種事物上是勝過妻子的。他喜歡尊重他的妻子，可是他覺得她所作的是女人的事情，並不衝突自己。總而言之，我以爲一個丈夫當想到用不着妻子幫忙而居然能夠獨立支持一家的生活時，他是更爲興奮而永遠歡喜的。

假如妻子不把賺錢看得特別重要，當然，也不會影響到丈夫的自尊信念。雖然多數的丈夫並不反對妻子賺錢，但自誇却是男人們所獨具的特性。

在我從前，總是和丈夫互相爭執着佔據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可是自經此次刺激以後，我以爲站在次要的位置上並不見得太無意味。

但，如果我儘可能的利用想像力與氣力來替他謀利益，我相信我們在經濟方面，將有更大的益處，縱使得不到經濟上的獲益，我們也可以享受着伴侶生活，可以互相倚靠着，憑賴着。這，或者是最有價值的吧？



有時我回想我第一次結婚以後對於家庭管理的輕率態度，如水桶滿了而不理會，到處垃圾成堆，蠅蚋紛生，這些，常是我們家庭中吵鬧的因素。我現在想建設一個有條理有趣味有生氣的

家庭。在過着六年來的離婚生活之後，我曉得烹飪是一種藝術，家庭的工

作實在可以不勞而完成的。我很自誇的把我所建立的家庭當作我的個性背景。不獨創造一個地方來使我自己享受幸福，而且因爲得到別人參加，將會更覺樂趣無窮。

我將來不出外作事的另外一個原因，就由於我曾發見過這般情形：許多男人都是任着自己的意思，只知過着刻板生活，而漠視着甚至忘却了生活上的藝術滋味。我的未婚夫既屬男性，當然也難免這種脾氣。因之我打算把大部分光陰消耗在讀書上與音樂上，我想利用它們來培養自己的藝術興趣與智識，並陶染，訓練他，使他也走上這條正軌。

我將來不再從事職業生活的最大因由，當然還是我想望着得到孩子，而今我覺得孩子就是愛情的自然表現。在過去婚姻生活的經驗裡，我已見到養兒育女，是能够發展父母們的機智與想像力的。

我現在以爲撫養孩子，就是間接給世界撫養，將來他們自己能貢獻於世界，造福於人群，我覺得這因素是比其他的因素能令夫婦過着安貼的婚姻生活。

人類的文化是要永遠繼續下去的，所以我不願慮什麼一切，總之，無論如何我是需要孩子的，至於孩子的多少，那要看我們的經濟與精神所能擔負的力量如何而定。

這第二次的婚姻，我再不會豎起自立的旗幟，我要作到互相依賴彼此不可或離的地步。我相信我們創立這種態度時，絕對不會限制自由，擾害自由，以至失掉自由的。

我刻下已在信賴着情感的滿足是婚姻成功的最主要的成分。這種婚姻充滿了依靠，尊敬與相愛的。我那場爲獲得整個自由的十年努力，而今已然宣告結束了。我已經曉得我們的父母與祖先所主張的真理了——受拘束是比較放縱更自由的。

(張程施君淑)



x x x x x x x x

美國兒童教育專家 Angelo Piti 說：「做父母的便是最本事的教師，不管他們承認與否。」這是在兒童教育學上的一條金科玉律。

兒童在沒有進校之前，在家裏便先學會行爲的法則和思想的方式——雖然是僅具雛型——這些是足以影響其終身的。做教師的不過是父母的輔助者，他們只於是完成父母所未盡的工作，使之更充實更健全而已！

家庭教育的範圍是很廣泛的，從教導兒童拿筷子，自己穿衣裳以至待人接物的禮儀，和對於外界社會的認識……都包括在內。不過，家庭只於教給兒童一點粗枝大幹而已；學校教育則更把家庭教育辦不到的繁雜之點，也使之完成。做父母的只說：「你應該讀書寫字，我們這樣希望你。」教師却用另一種態度說話，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寫字課，這是你們應讀的書。」

從家庭

無疑義地，家庭和學校都是以謀兒童幸福爲目的。然而當孩子們讀不好書，寫字寫不好，或在學校惡作劇的時候，教師們是怎樣對付他們呢？他們，是簡單地給他吃幾個「大鴨蛋」，批品行分時寫一個「劣等」，再嚴重些時，

保護你的牙齒 孫賢

人體因新陳代謝，不絕的消耗，所以需要食物來彌補，但食物須經消化工作，才能發揮其營養本能，然而消化作用是很複雜的，開始於咀嚼，終達於吸收，仔細分析起來，大致可以別爲四個步驟：
第一步是用牙齒將食物嚼碎，混合唾液，這時食物已然變爲葡萄糖，而後，才是嚥下，送進胃袋裡。第二步與第三步是胃腸的消化工作，這時食物已成乳糜。第四步是腸的吸收，吸收後運行身體各部，以供其消耗後的補充。
由這種關係看來，牙齒的咀嚼的職務該是首要問題，牙齒堅固與否以及能力強弱，是有着最大的重要性的。比如咀嚼工作沒有盡職，即將食物囫圇咽下，胃當然要除了盡自己的責任外，還要代勞牙齒失職的地方，這樣，最易疲勞了胃力，胃病的起因，差不多都由於這種弊害，因之更會妨害消化，阻礙胃腸工作，當然人體很難得到完滿的營養與健康。
這樣說來，我們的健康的保持，首先要保護胃腸，免去胃腸病，但胃腸病的健全尤當加意保護牙齒。
保護牙齒的辦法，最直接的該就是時常刷洗，起碼每天你要有三次的刷洗：晨起之後，夜眠之前，與外出歸來的時候。其次就是少吃糖果及較硬食物，留意意外的跌碰。牙齒堅固的，自然咀嚼工作十分完全。
牙齒是人們的健康幸福的保障，是胃腸病的關鍵，牙齒的不潔或損毀，影響到整個衛生甚至生命，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對個人的牙齒加予注意。



青春時期

女孩子們的通病

青春期中期的女人，該是足以自豪的，樣樣，都是一般人們所欣羨的，就是女人自己也未嘗不這樣想。
然而，在青春期中，竟有一種病患是女人自己所預料不到的，恐怕十個女性中總有九個，被這種病魔所糾纏，那便是所謂的「歇斯的里症」。
歇斯的里本是神經衰弱的毛病，大凡在女人春情發動之初，一些混雜、醜陋的女孩子，最容易接近這種病魔，但據一般說法，不論女人本身健康或虛弱，或是素日貧血，或是病後衰弱，由家庭、社會、個人……各方面給予的打擊過強，多易釀成這種病，但間或也有因生殖器病反射而引起的。
患了歇斯的里，心情特殊，時悲觀，嫉妬超常，易於喜怒，一切一切都脫不去神經質的作爲。較比厲害些的病患者，往往改變了往日的性情，對於自己素所喜歡的人，忽然變得冷淡起來，平日愛好清潔，也許不再理會什麼衛生不衛

到學校

就要在「不堪造就，斥令退學」的罪狀下把他逐出校門。

到這個時候，做父母會怎樣呢？憤於責人的，只怪先生太狠心；憤於責己的，就真個以為自己的孩子「不堪造就」，罪有應得。但是這兩種觀念都有錯誤的，因為教師們對於他們的職務未必都很熱心盡責，以飯碗為目的就很少；固然，認真教育的人們也並不是沒有，如果你的孩子，被開除學籍時，為父母的就應該研究一下被革除的原因：是不是教師不負責任？是不是孩子的精神有不健全的地方？然後作父母的再想辦法。

問題的困難，就在這裏：家庭和學校間欠缺聯絡。家庭不良，則無論學校辦理得怎樣完善，教師怎樣用心，兒童總是「沒有家教」的。反之無論家庭教育是怎樣美滿，而小學校都是官僚化，商業化的，那麼還希望造就優良的小國民，豈不是緣木而求魚？

家庭與學校間的關係既密切，所以兩者之間應獲得聯絡。讓我們引用 Angelo Pini 的話來做結論吧：

「……我相信一種「師親協會」的組織對於兒童教育是需要的。在這種組織中，教師間的充分了解，充分合作，便可以達到了。」（張生）

生，相反的，往常生活邇邇也許從此竟講究修飾起來。再有，失去經濟意識，成為無限度的金錢浪費者，物品妄自予人，但有時物質慾過高，亂用旁人的東西，這些情形，讚美的說，是天真，是純情感的人，但批評的講，却是無拘束，無禮貌的人。總之，患了這病時，神經異常，失去一切的約束。

再深一些說，病患的生活極端相反，情感異常脆弱，容易迷信，恐怖心強，思考力失却，記憶力低減，最喜歡安靜，不願與人接觸；如果這種病繼續下去，當然會影響到健康，如發現頭痛，消化不良，心悸亢進，月經不順，性慾增強或減退甚至散失，暈眩，習性失眠，或作惡夢，或由睡夢驚起，在受到強度的精神刺激時，有時突然倒地人事不省，這都是歇斯的里的病象。

這種病在醫治上很難收效，所以治療的方法，多趨重於精神療養方面。先充分的給予病患者以同

情，倘若這病是由別的疾病續引來的，必須先找到病源，而後施予相當的療除手法，至於由精神上受刺激而害病的人，比如說，憂慮丈夫的不成器，或不同意家庭現況，或因夫婦間的愛情破裂，或因失戀而受刺激等特殊原因，必須先彌補其缺陷，而後再為治療。總之，應該竭力揭開病患者的悵鬱，使其轉為歡樂，對其所嗜好及感興趣的東西及事物當盡量給予，使她的心情振作出來，精神愉快起來，而攝取其本人所嗜好的滋養物。這麼，歇斯的里也許不療而漸自除。

母親讀本

盧媽

第一課

孩子犯了過錯，應該善意地對他勸說，孩子不聽，無妨加上一點申斥，但絕不能失掉威嚴。否則，申斥有不如無。孩子再不改，最後應該責打，但不許你罵他們，因為孩子對侮辱的字眼最感興趣，很容易給他留下深刻的記憶。

第二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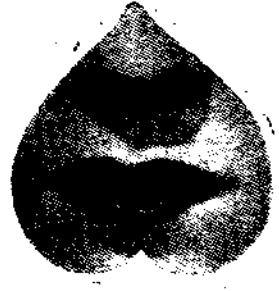
當着孩子的前面，你不應該跟丈夫或另外的人們吵嘴，爭鬧，你們的互打或相罵，最能左右孩子們的性質。一個會作母親的，一切都以身作則，領引着孩子們踏上正軌，決不肯把惡劣習慣留在孩子們的腦子裡。

第三課

你最不該雇用僕婦，地板自己擦，盤自己洗，一切瑣事都自己負責，倘一旦你把責任整個推給僕婦，而你還端起主子的架子，你的孩子也會給你染成官僚氣派，自尊自貴，同時，一切都仰賴着別人，哪怕是穿鞋着襪。



趣味遊戲



請妳注意

朋友們的唇與臉

這是一個新鮮的趣味遊戲，妳不妨在消閑的時候玩一玩。

妳找到每一個妳的朋友，妳注意一下她的口唇，是豐得像張弓，還是如同一隻菱角；是厚得像土人，還是薄得像洋人；是凸出的，還是凹進的……

唇是可以代表女人的個性與品格以及一切的，下面給妳一些小常識。

女人的唇彎得像一張弓，她的個性是柔和的，對世界上的一切都會找到美點，講究華麗，喜好交友，別人讚美她，誇獎她，她很高興，很能自負，喜怒溢於言表，但不會處理自己的生活，工作沒有規律，性質善變，意志薄弱，缺乏忍耐力，長於交際法，對於戀愛永遠喜新厭故，所以很容易流入歧軌。

女人的唇，像一隻菱角，她是富於忍耐，喜歡整潔的人，穩健而有秩序，慎重而且誠懇，對工作的措置非常利落，對朋友的交往也很忠實，內心的動靜永遠不表露出來，一切都秘密，尤其是個人的私事，認識很清楚，神經敏銳，男人向她追求很不容易惑亂她的心志，她適於作一個賢妻良母，美滿家庭的主婦。

如果女人有這樣的唇：下唇較比上唇略厚，或是下唇略長於上唇，她是富有藝術趣味與天才的女性，對音樂繪畫，戲劇，文藝都很愛好，感情是流盪的，最容易受感動，禁不住外界誘惑，膽量略小，趣味很濃，眼前的美，擾亂她的神思，旁邊的挫折，征服她的意志，會溫柔，善體貼，這類的典型女性佔着大部分，在女流裡。

如果女人有這樣的唇：上唇較下唇大，呈覆蓋狀，上唇突出，向前伸張，她是一個獨斷的人，一切都尊重自己的主張，不肯輕信旁人的風言風語，永不崇拜什麼偶像，自己所見到的所意識到的，完全沒有錯誤，別人所提出所建議的，多少有些懷疑，高貴感特別顯著，自傲是她的短處，自信是她的長處，不肯折服，不願自卑，常常抱着不服氣的念頭，表露出惟我獨尊的態度，即對戀愛也是這樣，但一旦降伏於愛人面前，終始如一的不變意念。

厚嘴唇，唇色濃，是感情動物，處受情感支配，感情在她簡直像一鍋水，行動放肆，言語不檢，作為偏於浪漫，思想近乎浮蕩，對金錢沒有預算，失去儲蓄的本領，但不受任何拘束與限制，很自由，很瀟灑，對朋友熱情，對仇人狠辣，不宜作家庭的主婦，適於作人們的朋友，把戀愛看成生命，時刻需要精神慰安，沒有嫉妬，也沒有怨恨。

唇薄，有着彈性，玲瓏，透亮，是理智人物，一付伶牙俐齒，談鋒很健，夫方不拘束，酒脫不忸怩，好動不喜靜，願意交朋友，對任何事體都抱有很大希望，很愛批評人，議論事，尤其是在背地裡，永遠是清醒的，不輕意為眼前的誘惑所淆亂，常常運用腦子，很少給謬誤了的見解所撼動，對戀人忠實，誠懇，十足一個熱情的女性。

倘若她的上唇是突出的，下唇較比薄些，這是富於保守性的象徵，不喜歡交際，愛靜，喜歡一個人獨居，說

天津 凱記公司北京支店

王府井大街五十一號
電話：東局一四七號

中西器皿	風景銀鏡	電刻夾銀	銀爐銀像	銀盃銀鼎	銀盾銀瓶
------	------	------	------	------	------

天津店總店：天津東馬路官銀號
支店：天津法界梨棧大街
電話：二四〇三
電話：二四〇七

在這金風送爽的節季裏！諸位仕媛，應當保持頭髮的清潔！非但美觀，而且是合乎衛生的！請到

世界理髮館 來梳洗

本館並備有最新式電燙機一分鐘能電燙一位

地址：東四五條西口迤北路東
電話：北局一〇九四號

出話來，幽默的成分多，言語罕少，不惹人厭惡，出口俏皮，最有力量，動作也較率真，穩當而又沉重，很少叫人齒，有天才，有果斷，一切秘密，略帶一點詭詐，對戀愛有一定主張，適於配給一個爽朗明快的男性。

倘若她的唇是稍帶圓形而顏色特別鮮明，一定她還有一排貝齒，對於穿章很刀尺，衣服常很新奇，有腦子，有辨別力，生活不能節儉，對朋友特別喜歡隨喜，把金錢看成灰土，處理事物非常馬虎，但她很熱心，很慷慨，感情多於理智，不受任何束縛，也許有些水性楊花，很給朋友們特殊好感，但嫌視線短小，心地畧窄，對戀愛永遠冷淡，輕易不給男性征服。這是他的美點。

這裡，再請妳着意一下妳每一個友朋的面型，這也是表現個性與品格的證據。

在普通人的講法：狹長的面孔是富於理智的人，圓圓的面孔是富於情感的人，三角型及梯型的臉是兇惡險狠的人，四方或短寬的臉型是老誠樸厚的人，瓜子型的臉是心地恰巧的人，橄欖型的臉是心腸寬大的人……據說這種講法並不可靠，但你能細心冷眼去觀察考察，却也有彷彿的時候。

由幾個研究心理學的朋友評斷結果，有下面這些根據：

長方形的面孔是嫉妬，驕傲的象徵，有這樣臉型的女性，永遠懷有自尊的心理，自貴的感覺，一向不服人，但很迷信任何一種學說，從書本上，或從別人口裡，見到及聽到的自認合理的論調，偶然吻合自己的見解時，便深信不移地固定了道理，這種人最喜說教，有種迷人的魔力，最易收服男人們的心，但也最易惹起男人們的反感，言論每每驚人，却免不掉別人的鄙視，這一類的女性，都是喜靜而不愛動的。

圓形的臉，或是一盤月，或是一個皮蛋，她的情感豐富，性情柔和，笑紋永遠掛滿兩頰，惹人喜歡，一動一靜都給入好感，心裡沒有什麼，思想也極簡單，所以圓臉的女人容易發胖，愛好一切藝術，偏重於文學與音樂，常常愛默想，但又想不出結果來，不喜歡動手去幹什麼，她只知道坐享其成，世界對她是樂園，是天國，十足一個樂觀的女人，對戀愛抱着花之綠之的希望，實際方面的刺激，只能利那使她悲傷，這一類的女性，有一種小脾氣，也許由於一點不高興而固執，也許由於一點不值得的事苦痛着自己，苦痛着別個。

狹長形的臉，看來很莊重很威嚴，許多人都以為她在端架子，這或許是種因於她好靜而不喜動的收穫。個強，常之理智戰勝情感。心眼多，而常之緘默，性情柔，而略含毒辣，但她永遠保持一種隱而不露的樣子，穩健，徐緩，三思而後行，是她的特長，死板，固執，不合時宜，是她的短處，愛保藏秘密，不願表白，不會強辯，有主見，有毅力，行動非常詭密，說話很少，而有力量，偏於幽默，愛作諧語，有政客派頭，有應酬本能，不怕艱勞而肯於忍耐，不能屈服但善於逢迎，這一類的女人多是痴情的，尤其是對於異性，雖然不容易受人欺騙，但被欺騙之後永不覺悟。

長圓形的臉，像蛋殼，像鴨蛋，這是最活潑的女人，內心與外表都是偏於動的，沒有理智，也沒有情感，一向馬虎，心腸很熱，喜歡幫助朋友，肯於為人排難解紛，有口才，有本領，但都是表面的，很容易折服別個，遊離的心情，失去主觀的能力，模稜的話語，儘多矛盾的言論，猶疑的脾氣，常之隨聲附和，不走腦子，不犯神經，爽快，直捷，給人一種信心，但有時連自己也誇得起來，不穩妥，不持久，容易惹人反感，這一類的女人很喜歡玩，男人多喜追逐，自己也容易墮落。



亞男

頤中印字館

承印各種印刷品

工精價廉定期不悞

開設北京東四本司胡同二十七號

電話五局零三九號



愛
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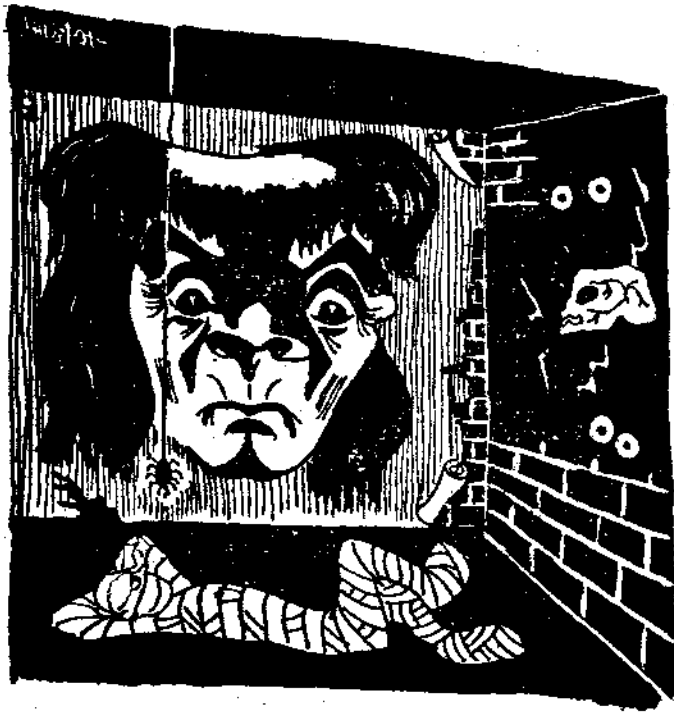
女：這花的價格值不了多少錢吧？
行道寄自天津

x x
x x
x x

漫 画

第 十 五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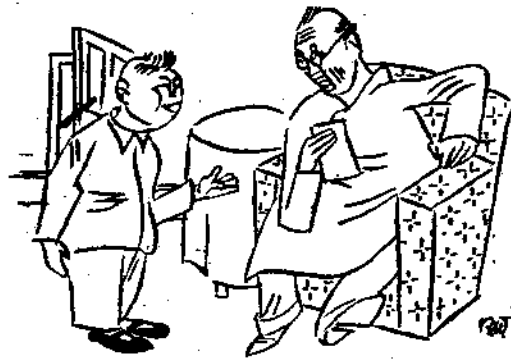
絕 對 公 開
歡 迎 稿 投



「！他訴告來親父你請要我物校壞損你」：長校
先您請，元十要就門出親父我」：子兒的醫西
作桓會縣滄「。了好我給錢把

外
意
的
答
回

+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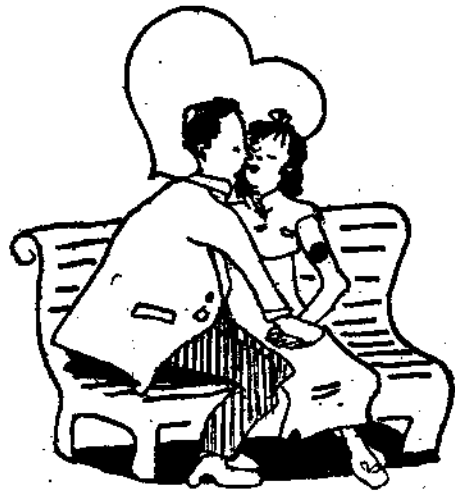
x
x
x

「懼內家」者即結婚數十次的人而無一太太不
怕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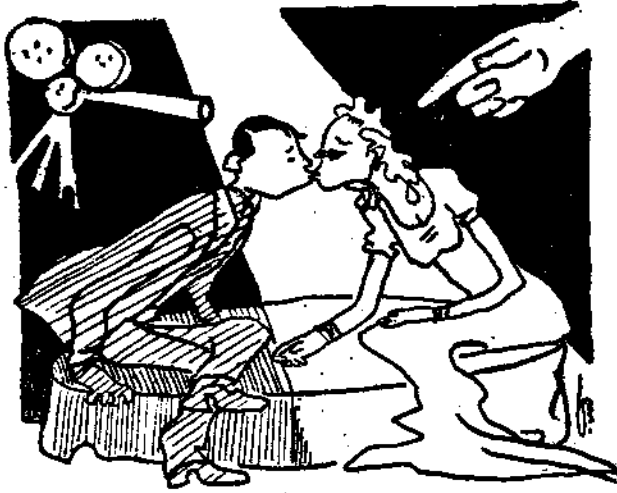
天津季滄作

季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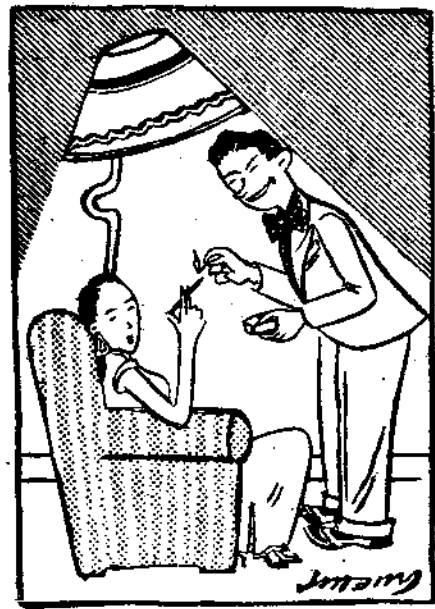
接吻的趣味



切望着接吻却羞而臊者——初戀之吻。



想不到接吻也得不到水銀
燈下電影明星之吻。
來者不拒的接吻——賣笑女神
之吻。



戀愛與義務

黃冠廉作

神經衰弱症患者的療養室

榴火畫

貫澈始終啓航作

XXXX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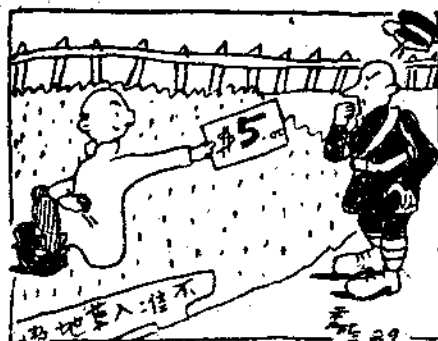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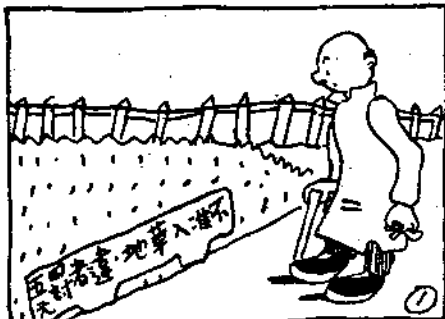


連續漫畫

阿三

服從法律者

阿三畫





分手

陳世英

我同王君默默的在路上走着，兩個人低着頭，一句話也沒有。只有腳底下踏在石頭的小道上，發出格格格的聲音，又因為是清晨，四週一點嘈雜的聲音都沒有，所以顯得格外的清靜。

「啊！陳君！沒想到我們四年的同學，竟要從此分別了！」王君發着極沉痛，極緩慢的聲音，好像沒有氣力似的說。

「這真是我們意想不到的，那麼你打算以後怎麼樣呢？」

「唉！到現在我有什麼法子呢！既然我的父親叫我去學生意，只好遵命吧！」

「唔！是的！學生意倒也不錯，誰讓我們生在這種時代呢！各人的家庭和環境，一定都是很困難，只不過有輕和重的分別罷了！我想伯父如果稍微有些方法，一定也不願意使你走入失學的路途。你應該知道，這也是出於無可奈何呀！王君！我勸你一切的事都不要灰心，因為灰心的人，是世上最沒有出息的人，最沒用的人。再說，我們都是有志向的少年，要抱着無畏的精神，向光明大道進發，一刻都不要停留。尤其不應怕難，記得有人說過：拿破崙的字典沒有難字。的確，只要自己努力，一切難關都可打破！王君！您以為我的話對嗎？」

「對的！謝謝你！你的話都是金石良言，使我一生也不會忘記，像用刀子刻在腦子裏一樣的深切。」他說到這裏，眼淚已經佈滿眼眶，我見了不由也洒下幾點同情的眼淚。



這是我最高興的運動

十歲女生 身游真

「唔！是的！學生意倒也不錯，誰讓我們生在這種時代呢！各人的家庭和環境，一定都是很困難，只不過有輕和重的分別罷了！我想伯父如果稍微有些方法，一定也不願意使你走入失學的路途。你應該知道，這也是出於無可奈何呀！王君！我勸你一切的事都不要灰心，因為灰心的人，是世上最沒有出息的人，最沒用的人。再說，我們都是有志向的少年，要抱着無畏的精神，向光明大道進發，一刻都不要停留。尤其不應怕難，記得有人說過：拿破崙的字典沒有難字。的確，只要自己努力，一切難關都可打破！王君！您以為我的話對嗎？」

車夫自述

我是一個窮苦的車夫，每天東跑西跑，只能得到幾角錢，現在吃食又這樣貴，真是要吃飽飯都不能，可是爲了賺錢吃飯，只得跑得氣喘喘，汗水直流，累得七死八活。

在從前吃食賤的時候，每天得到的錢，勉強足夠花的，現在可不行了。



小作者李明倫

想起從前我在幼小的時候，總是不用功讀書，現在竟成爲這樣的人，這真叫「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啊！

(李志成)

懸賞第十四期答案揭曉

一〇〇〇〇(影)。二〇〇〇(劇)。
三〇〇〇(影)。四〇〇〇(劇)。
五〇〇〇(影)。六〇〇〇(劇)。
七〇〇〇(影)。八〇〇〇(劇)。
九〇〇〇(影)。十〇〇〇(劇)。

請你填好上面的白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部影片的名稱，填得好的，選擇前三十名贈獎，其餘諸君只披錄大名。

答件請寄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全家福社懸賞部收。答案最好寫在信片上。本期懸賞，九月三十日截止。本刊第十期揭曉。答案後面請寫明答者姓名年齡性別通通信處。答案上請剪貼懸賞印花(見二十五頁下角)。

懸賞第十四期答案揭曉

風 姨

答案原底：鐘表是動物，樓房是植物，蘿蔔是礦物。

這次題目較比容易答，所以收到的來件超過了每次的數目，答得完全相符的却是很少很少，現在將答得較好的三十位的大名列在下面：

陳素娟，王永富，宋啓明，方巖，王國璋，宋初曉，周鍾麟，宋亮臣，王振鳴，宋大光，郭病夫，張桐，樊殿友，查家寶，張玲珍，馮伶霞，常江，唐玉林，王德柱，張文有，柴及增，楊個凡，任本原，萬穎，高文賢，盧潤芝，黃秀芳，曹鴻福，楊愛唐永康。

考場



監場

在在考場裏表

王法極作

甲先生：滿臉汗珠滾滾，滿頭熱氣騰騰，眼睛瞪得圓圓，好像兩盞電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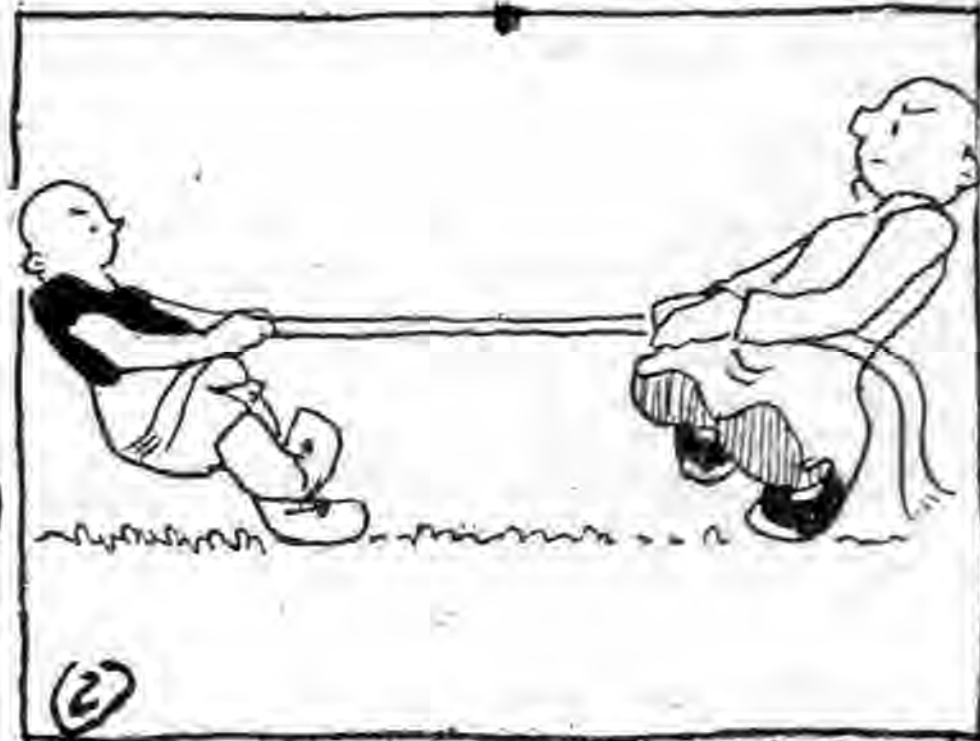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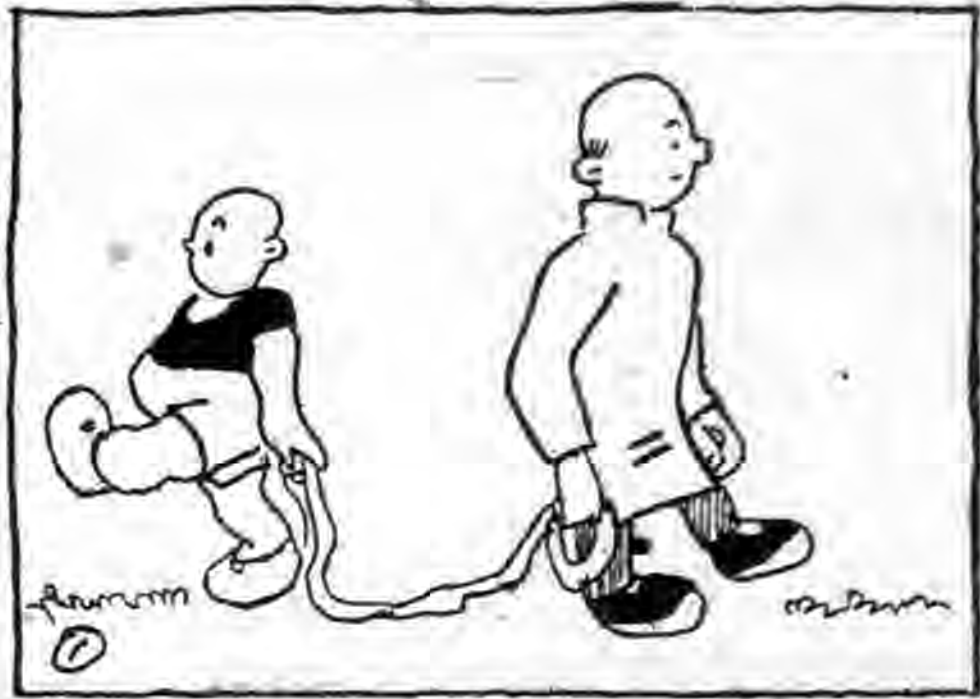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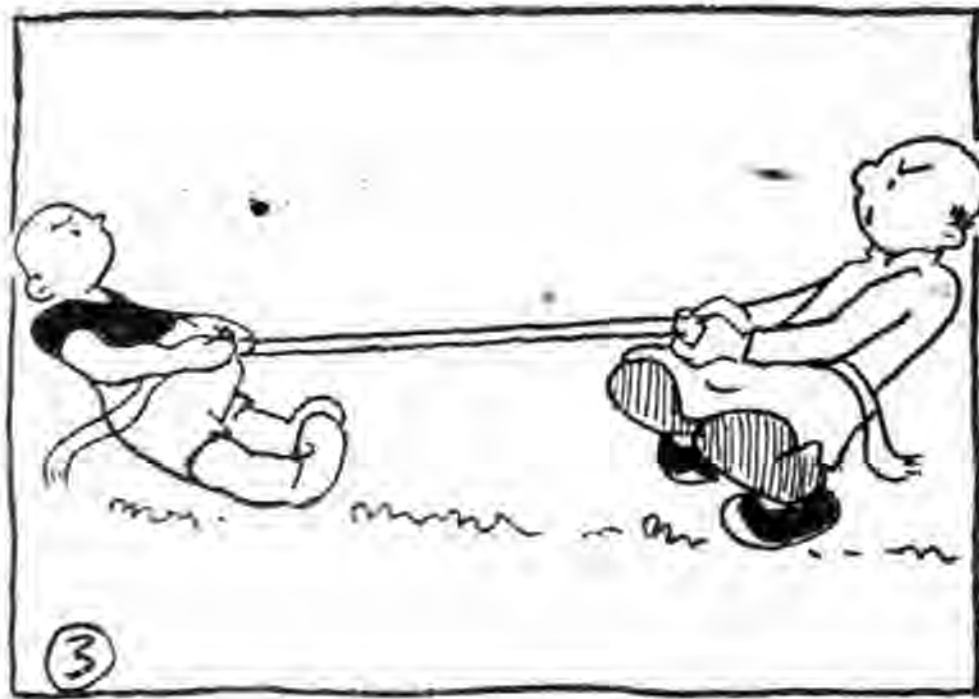
乙先生：兩眼呆呆，儘往上瞪，腳着筆桿，只有發楞。

丙先生：兩道細眉毛，擠成一條線，想也想不出，預備交白卷。(七)

香阿三

兩個勝利者

香阿三畫



小作者李虹

乞丐

韓秀田

一天的下午，我到街上去散步，忽然看見兩個乞丐，一高一矮。聽見高的說：「唉！我當初要是好念書，也不至於到這地步了，因為我從小就不懂念書有什麼用，家中又不富裕，日久天長，我就被我爸爸趕了出來！」說完了，眼淚便落下來了。

又聽矮的說：「我爸爸是清朝的官，家中很富足，因為富足，我不好好的念書，家中也不管我，我便無所不為，後來我爸爸死了，家裡全歸我管，我因懶惰成性，只知吃喝玩樂，一年光景，就把家產花完，我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說完好像很慚愧的樣子。

我聽完之後，覺得他們又可憐，又可氣，可憐的是一個好好的念書呢？可氣的是一個人為什麼不好好的念書呢？

綠 諸位小朋友！現在我給大家講一講他的構造，却是我開始講一種人；現在我就開始講。

這綠字就好像我們少年時代，和春草一般的蓬勃，和夏草一般的茂盛，正在這美麗時代，我們應該好好的讀書，把將來的基礎打好；不然，光陰很快的過去，轉瞬到了秋天和冬天，我們就要變成了枯黃的草了，所以我勸諸位小朋友，趁這少年時代，鼓起勇氣，努力把將來的基礎奠定吧。（郭德嶺）

遊隆福寺

余國育

隆福寺是北京頂有名的一個廟會，開放的日期是每月的「九至二」四天，每月三次，（九日至十二日，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二十九日至二日。）共十二天。

一天正是廟會期，我和哥哥一同去玩，出了家門，不一刻的工夫，到了隆福寺後門，進去之後，慢步徐行，只見那些布攤，水果攤，賣玩具等雜貨攤不下數十種，還有那些賣野藥和賣藝的江湖術士，口中吹着大話，手打腳踢的比劃着，使人望了真發笑，尤其是那說相聲的人，穢語滿口真是不堪入耳，我以為小朋友們不應該到這裡來玩。我們再往前行，便是那賣日用物的貨攤，如掃帚及盆飯鍋灶等類。靠廟的前廟，有許多古玩商，他們的主顧大多是西洋人及蒙藏人，出了廟的前門，沿隆福寺街走着，還有不少的貨攤靠路旁擺着，我和哥哥一直出了東口，便順着大街回家了。

媽媽的朋友

哥哥的朋友

爸爸的朋友

我的朋友



安德紳作

全家福·三一

容易弄錯的字

逢一



棍 棍

一些小朋友都

以為這兩個字差不多，其實前者讀

「吞」的去聲，後者讀「推」的去聲。棍是脫落下去的意思，花謝也叫做棍。退是反進的意思，歸還也叫作退，謙讓的表示也可以說是退讓。

舉例：一羣野孩子在郊外作「戰鬥遊戲」，甲方屢次退守，結果給乙方打敗，甲方退到山後，把衣服褪下來反穿着，表示投降，把地盤退讓給乙方作為禮品。

徑 徑

徑與逕都念敬，都作小路講解，但在旁處，他倆是不能混用的，如圓徑，直徑，半徑，不能作逕；如逕寄，逕啓者，不能用徑。

舉例：一片圓形的花園，順着直徑開闢了一條小道，另外還有幾條曲徑，劉先生每天都是起得很早，在花園裡散步，他把全園小徑都走遍了，然後山中間的小徑穿過去，一直逕奔學校去上課。

浸 侵

並不是一個字，浸念金，侵讀親。浸是浸沒，浸濕，浸潤，浸漬，凡是給水所包圍或滲透都叫作「浸」，跟動字的「泡」的意思一樣。侵是侵佔，侵襲，侵蝕，凡是漸漸吞沒掠奪都叫作「侵」。

舉例：大水侵入天津的時候，東南一帶的人畜房屋，差不多都被浸在水裡。

垣 垣

讀音既不相同，用法也有區別。垣音橫，常常字講。垣音衰，城垣就是城牆。垣音還，盤桓是流連不去的樣子，桓是勇武的意思。

舉例：因為他有志鍛鍊身體，每個清晨，他都要到那郊外的一條短垣下面去演習徒手操，然後再欣賞一回城外的風景，同學們見他瘋癲的每天在那裡盤桓，都覺得有些可笑。可是他這種恒心與毅力，却是誰也比不上的。

沾 沾

沾是沾染(薰陶)，沾涼(受寒)，沾潮

容易弄錯的字

逢一

(濕潤)，讀音如氈(出乃陰平)，佔是佔據，讀音如站。占音沾也音佔，音沾時，作視看與詢候解，如占卦。音佔時，用處完全跟佔一樣。

舉例：李大媽自從侵佔了全部家產以後，竟沾染了一種壞習氣，每逢沾點不痛快，就到卦攤去占卦，問一問自己的前途與命運。

寧 寧

兩字讀音一樣，用途也多相同，不過有時略有一些分別。如安寧或康寧的寧字，也可寫作「寧」；「寧可」的寧，也可寫作寧。但歸寧(女人回娘家省親)的寧與丁寧(叮嚀就是囑咐)的寧，却不能寫成歸寧或與丁寧。同時，姓寧的寧也不能借用寧。

舉例：寧先生跟我說，他的太太很不聽話，寧先生一再向她丁寧，要把她生活寧靜起來，不可心浮氣燥，而且不允許她時常歸寧，她不但不能聽從，反而向寧先生吵鬧她說她寧可犧牲了夫妻間的感情，也不叫她的自由受限制，因此，寧家夫妻倆的生活彼此都不十分安寧。



此亦米本夫毒

李惠風著

·圖插風高·

第七章 芳心粉碎

吳先生聽到她的責問，祇在低頭垂手無語。

顏如玉望他一眼，見他的樣兒，也好似生了可憐的念頭，繼續又說道：「你看你的小樣！耳朵上來着烟捲頭，小手指頭都給烟癩得焦黃焦黃的，掛上一層烟油子，你這還不是吸白面的證據？你在我的面前，還想花言巧語的騙我？」

吳先生是想開了，而又豁出去了。他連去責問，祇給她一個不言語，低着頭，眼睛也不抬，看着他自己兩隻穿着破爛鞋襪的腳。因為平常大概顏如玉發作一番以後，大約，就應當給錢了。所以無論如何都可以忍辱負重，聽着她的。等她說得累了，自然就拿出錢來，一如往日成例。

不過他的算計雖好，顏如玉今天却和往日大不相同，他說完了，她並不再行佈施，掉頭便走進學校大門去了。吳先生在這裏枯立良久，聽不見顏如玉的下文，他心裏疑惑慢慢的抬起頭來。却見那顏如玉女士原來在自己情緒緊張之際，竟爾毫不客氣，乘人不防，不辭而別。悄然的，來了一個溜之大吉。立刻他啊了一聲，料她去之不遠，左右前後

都一看，不見她的踪影，料她是跑進學校去了。

吳先生未得分文，是不肯甘休的，急一抬脚，想追進學校去。學校外把守的警察早又上前一攔，說道：「你不要往前湊合了。今天是奉的校長諭，閒雜人等一律不得入校。你說出一朵花來，今天也不讓你進來，快請回去罷！」

吳先生听了，切齒作態，恨恨不已道：「你們好！你們好！你們夥通一氣！來騙我！我今天就是張家口的騰藉，在這兒泡了。你們不教我進去，我不進去，看你出來不出來？」說罷，他故態復萌，依然蹲着，在學校外彷彿加了一個義務崗位，並不去了。

校警們也不理他，祇在旁邊議論着，大家指點點的好笑。黃翰季看了這半天，看到顏如玉走了。他慢慢的走近前來。那吳先生一個人，在學校門外蹲着仰着臉，糊着客落素，誰也不來睬理，黃翰季看了，自己滿心的好笑。也不理他，幾步去進學校，再看那顏如玉如何？

書籍講義，一聲不响。黃翰季看着這裏無人，為時尚早，學生一個也未來到，便裝着沒有其事一樣，過去笑道：「密斯顏，今天你好早哇？」

顏如玉聽了這招呼把頭忽然一抬，祇見她滿面淚痕，猶似梨花帶雨，正哭得悲傷。黃翰季也不禁一呆，說道：「密斯顏，你怎麼哭起來了？」

顏如玉眼淚模糊的，看見是黃翰季，她驚慌失色，抬手東西兩抹，把那眼淚抹了兩手臂，濕淋淋的。站起身來，忽又透出一臉的笑道：「密斯志，你來了，我沒有哭，沒有哭！」

黃翰季看着她假說沒有哭，可是帶着一臉的淚跡，知她尚以為自己是悶在該裏，便笑了一笑，說道：「好好，密斯顏，請坐請坐。」說完，斜睨着她，帶着諷刺意味的，笑了一笑，便出來了。

在校院左右一帶，徘徊至再，越想心裏越恨！若干的精神心血，用在一朵殘花上，未免不甘服。忽然，那邊女生宿舍一陣笑語傳來，遠遠望見那鄧富同和莊淑媛，並肩攜手，双双從那邊走出。黃翰季猛的心裏一動，登時轉了一個念頭，心說我何不如也？也是一個報復的法子！於是迎頭過去，照例說了一聲：「密斯志，密斯志，你們好早！」

和莊淑媛每人一對倦眼惺忪，帶着一臉的睡容，听了這好早，心裏有病，二人的兩張面孔，倒漲紅了一對。莊淑媛本是送着鄧富同出來的，到此地惡心碎了一口，斜着飛了黃翰季一眼，嬌罵一句：「缺德鬼！」脚步奔忙着，掉頭便回她的女生宿舍去了。

外邊祇剩下鄧富同一隻孤雁，他的臉紅一點一點的往下消沉着，揮手西裝褲袋，歪着頭，對黃翰季一笑道：「翰季，你不是當着矮人說短話了？你想看看！」

黃翰季听了，雖然羨慕，也沒有功夫去問，祇笑道：「密斯志，你們的事，我不管。我是讓你來看一段新聞，這是你們夢想不到的。你隨我來看罷！」

鄧富同問是甚麼新聞？黃翰季便先引着他，到那講堂外一看顏如玉還在那裏伏案不起。又引着他出了學校大門一看，那吳先生也還在學校門口蹲着。黃翰季都指給他看了，說道：「你瞧，裏邊的顏如玉，和外邊這位仁兄，正是一對兒！」

鄧富同很不明白他的意思，看他將自己帶過來帶過去的，溜了一陣，已是不大耐煩道：「老黃，你真非是瘋了？那顏如玉和他這一個老花子，有何關係？」

係？何以說他們是一對兒？」

黃翰季見他是悶在鼓裏的，自己便先遷要而言，對他徐々笑道：「密斯志，鄧你以為鄧小姐她還是一個處女嗎？」鄧富同想不到又牽扯到處女問題上來，自己倒深感興趣，眼珠兒一轉，抬手一拍黃翰季的肩頭，非常驚訝的說道：「哈！對了！怪不得這幾天，據一種特別的傳說，你和鄧如玉勾搭上了，如今，益發話不虛傳。他的處女不處女，你也可以知道了。到底是不是？」

黃翰季見他玩笑，沒口子的叫屈：「真是冤枉人，我如何可以知道？听我告訴你，那老花子姓吳，他便是那鄧如玉的丈夫！」說着，一拉鄧富同，到學校大門裏，詳々細々的，和他都說了。

鄧富同訝然變色，好久，才，了一聲道：「好！我要在我們學校的壁報上發表！這是我報仇的一個好機會。我還記得他從前曾給我的沒面子。我現在便去開始撰稿，我決定要公之於衆了！」黃翰季看他入彀，自己借刀殺人之計已成，還笑着託咐道：「你筆下留情，不要使她太難堪了！」

鄧富同的手早已去摘了襟頭自來水筆，恨々の道：「我這還有甚麼客氣！」黃翰季自送他去後，自己再在校門左右走走，又走回校內講堂來。

祇見鄧如玉還在那講堂內，一個人伏案假眠。黃翰季一霎時，念頭又一轉，又生了一個主意。索性使出全身本領，攪七一個大亂。笑迷迷的湊過去，又喚了一聲：「密斯志！」

鄧如玉把頭一抬，祇見她哭的，兩隻眼睛，腫得好像桃子一般，一見黃翰季，慌忙把手又去一揩，強笑一笑道：「密斯志，你來了。請坐，請坐！」

黃翰季看她在悲憫，由不得也裝着同情的模樣，坐在她的旁邊，點頭嘆



她只是乾哭着甚麼話也不說

息道，密斯志，你今天來的這樣早！連我都走在後頭了。你看，這講堂內，除了你我以外，還有沒有第三個人？」

說完，遲了一遲，忽然又吁了一口氣。說道：「密斯志，現在我因為你和我很不錯，並且你看得起我，所以我報告你一個消息，這消息於你是不利！」

鄧如玉懷着鬼胎，听他似是而非，說出這樣不着邊際的話，立刻就怔了道：「密斯志，謝々你，這是甚麼意思？請你告訴我！」

黃翰季態度自然，十分沉着，徐徐的道：「密斯志，我剛看見我們同班男生，那個鄧富同，他告訴我的，我還不大相信。他說你實在是一位有夫之婦，並且你的丈夫，就在門外。後來他帶着我那校門外，指着一個老花子，蹲着吸香煙的，告訴我，那是你的丈夫，你想，這多笑話！倘或傳播出去，當然於你很是不利。我也會替你多方辯白，

說是沒有的事，他却滿不聽提，並且听说還要採入壁報，公之於衆咧。」

黃翰季說完了態度極爲隨便，微々一笑，祇看着鄧如玉如何，却見鄧如玉神色大變。臉上的肉，一塊一塊都顫動着，眼睛裏一閃一閃，嘴唇上下，不住抖動，撲的往桌上一爬，便不言語。唏噓唏噓的，鼻孔呼吸，越來越重，大概她又已泣起來了。

黃翰季看她是沒有法子，自己倒很好笑道：「密斯志此事當然於你不不利，可不知道是否屬實？如果屬實，自然沒有甚麼話說，若果不然呢，我們當然也要想上一個對策才是。你這種以哭爲宗旨的態度，我覺得很是不當！」

這話說來，含意惡極，鄧如玉素來爭強好勝，小姐架子拿的是足的，平常的男人，簡直不值得一理，此刻教她情何以堪？不由仰起一張濕臉，對他哭道：「密斯志，你有甚麼好主意？也

可以告訴告訴我？假使我這事，真的怎樣，假的又如何呢？」

黃翰季見她說話了，便又陰惻惻的道，這話，就是這樣說，如果是真的，我們不便去和他們顛倒是非，自討無趣？如果是假的，我們就不妨守在壁報左右，待他上去粘貼，向他提出質問，問他有甚麼憑證，硬要和人來玩笑？

鄧如玉抹淨眼睛，也不知道應該怎樣，祇呆々的望着黃翰季，一句話沒有，黃翰季見她的情形可憫，自己決不撒手，又連々的逼問她，打算如何？

可憐鄧如玉紅顏薄命嫁了那樣一個丈夫，本來羞與人言，如今硬要逼她承認下來，她如何能甘心？她早眼淚一對一對的，往下掉着乾哭，乾怔着甚麼話也不說。

黃翰季問了好幾聲，她都不答覆，祇好說道：「那麼也就無怪其然！你的事情，或者竟是真的？也未可知，既然如此，我們何必與他爲難？由他去罷！」說畢，他轉身欲去。

鄧如玉忙上去，扯住他的衣袖，哀々欲絕的道：「密斯志，我求你，你千萬別去，我不是不理你，實在心裏很亂。你有甚麼高明的主意呢？」

黃翰季安心要將此事擴大，他任何犧牲，皆所不惜，祇笑道：「我先問你，到底他說的是真是假？」

鄧如玉給他再三再四的逼迫，自己業已五心傍徨，胸無主宰，祇得長々的嘆口氣說道：「事到如今，我甚麼話也沒有了。那男人姓吳，他正是我明媒正娶的丈夫，我們結婚已有好幾年，現在也時常來找我，就是他向我借貸。」

黃翰季見她招出口供來，便又笑道：「那麼他不是你的同鄉，進上一層，實在是在你的丈夫了？既然如此，我們可以無須乎顛倒是非，自討無趣了罷？」

子利自從那日，覺得身上有點不舒服，因此有一...



醒悟道：「唔！原來是汪先生，幾次邀您玩去，您...

他的口氣，雲小姐拿定了主意，到了夜深人靜之時，自己...

親也很願意，自己有心去，實在捨不下了天津這樣的美麗...



素以標新立異之手法
常獲中外人士的歡迎

承 應：

看板廣告
粘貼廣告
門面設計
舞台佈景
工藝精巧

墻壁廣告
霓虹廣告
櫥窗設計
室內裝修
定期不誤

衣笠廣告社總社

北京東城甘雨胡同
電話東局五八六九號
分社：天津·奉天



夏
季
之
活
躍

夏
季
游
泳
服
用
若
素
鍛
練
身
體
預
防
疾
病

去
病
延
年
益
壽

若
素